弢園文錄外編

吳郡 王韜 子詮甫

英重防俄

丹耳機一國介於歐亞兩洲之間地廣而人衆惟兵甲不強所用不足政治日非禍亂迭出君昏懦以尸位臣貪酷以虐民天主天方兩教相爭各立門戶有同水火為之上者又復一意偏袒凌轢挾制入主出奴以播其毒燄而煽其狂飈蓋甚於國不可為國矣以是亂者蠭起藩屬恐叛俄人思乘機而經擾封豕長蛇之薦食顧猶外託於仁義之名而內施其併兼之實何則恐各國之議其後也自土不從諸國之勸而陳師鞠旅已直逼土之境上虎視蛟騰兵釁之啟間不容髮乃猶謂我非欲併土也其誰信之英以土為西歐之屏障唇

亡齒寒深可危懼故前時英法助土攻俄亦爲歐洲大局計也今法爲普蹶已與英離英既不能合法則其勢已孤用是土國之事英不敢以一國支持其間每當盈廷集議之時故緩其詞一若土國之存亡興廢固無預乎己事者而實則其心未嘗一刻忘也夫土之安危其係於歐洲者猶輕其係於印度者實重何則英以屹然三島孤懸海外中有普奧意法數大國爲之阻蔽且英特以水師戰艦雄於天下無論俄不能越境以侵英而戰於海中非俄之所長俄即併土亦未敢遽出此也惟土既入於俄則亞洲一隅已無所阻必將次第埽除波斯翦滅阿富汗以窺伺印度英至此勢恐不能與之相敵而泰西大小諸國亦無有爲之援者誠以俄侵歐洲諸國之所同患諸國必將起而與之抗俄謀印度英國獨承其

害也兩虎相鬥必有一傷而諸國且以鷸蚌之持坐收漁人之利此雖非英俄目前之情勢而異日固必出乎此者也或曰英於土國之亂謀出萬全非兵力不爲功而其用兵又非徒事乎野戰也必扼吭拊背守其險阻據其要害而後諸國乃不能飛越此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也然謀必預乎先機事必立於不敗以爭此一着之先而後可也一在黑海以達於地中海此俄人之所必由也一在地中海以達於印度道經埃及之隘口此亦俄與諸國之所必由也二者皆必以重兵鎮守則庶乎可以維持大局幷可遠以保土而近以自守矣

英宜保土

泰西諸國其地跨亞細亞歐羅巴兩洲者俄羅斯與土耳機

而已土耳機疆域之廣不逮俄羅斯而擅膏腴之壤據形便之地百年來逐鹿紛紛迄無止戈之日固恃其地大兵强不肯遽下也邇來復有英法以爲之左右手如遇兵事必爲之護持排解故土之不爲俄所倂兼者實英法兩國之力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法助土攻俄合圍西巴士多卜魯城倂力相持何殊楚漢鉅鹿之戰後始懂而議和然用兵餉費初未嘗責償於俄也何則恐和議之不成而兵事之未有止境也英法兩國合力以拒俄猶尚如此況在今日哉夫英法之於土非有所愛惜而必欲拯其危亡也俄羅斯境土得歐洲之大半然北地荒寒其餘半皆沙漠平原長於陸攻而短於水戰故僅能比肩英法而未足以定霸一方若土耳機三土一旦爲俄所鯨吞蠶食則地兼三海拓疆萬里波羅的海獨

爲俄據黑海在其北地中海在其南於歐羅巴一土已扼其吭而拊其背矣俄且造戰艦練水師厲器械蒐士卒因利乘便據形勢之雄掐上游之要一旦以數十萬之衆席捲西馳諸國其能晏然已乎故英法之助土非愛土也以歐洲安危大局之所關其勢不得不然也且更慮俄之兼土而事未有所止患方自此始也英法之强俄所素憚故自是以來未敢遽開釁端而輕延大敵不得不隱忍戢兵以聽土之自存自法爲背蹶英法遽離而英勢驟孤俄於是請廢黑海之盟會議紛然迄無成說而俄鶚視鷹瞵之概鴟張狷顧之形已見端於此矣總之土不能自强而英法爲之輔猶可言也無奈土國殘暴不仁君昏臣暗政令之不修紀綱之不立日以刀俎待其民朘脂膏而供醉飽部落痛心藩封解體勝廣之徒

起於肘腋此英法之所無如何也土又恃英法之援時與俄崛强齟齬俄之積憤愈深而隱圖益著俄至今日勢必與土從事矣歐洲昇平之局或不可保法始與俄合而今與俄離故俄未能遽逞其封豕長蛇之鷹食然俄土兩國兵鋒之交恐在不日間耳在俄裹糧坐甲惟敵是求雖明知英必預其間亦無所懼蓋勢同騎虎事類遣蛇也即英以全力與俄抗俄亦必傾國與爭耳此一役也俄蓋有進而無退俄之熟籌而審處者固已久矣顧此時英將遽與俄戰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必將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俟土勢之不可支然後心而乘之或曰按歐洲情勢頗類戰國故儀秦游說之術縱橫之謀有可以行之者今者俄土之役俄强而土弱土之非俄敵也夫人知之矣英正當於始戰之時盡力以助土則土猶得

完聚其民人保守其城邑而俄不得盡收伐土之利卽英國援軍之來土亦能供其資糧屝屨以其兵張左右翼藉作拨援不然者土危亡在旦夕俘其貨財割其土地資其戰守之具以爲我用後日英雖從而援之而土亦不能自立矣不知遠近異地攻守異勢主客異形英俄雖勢鈞力敵而英援軍深入人國貴在出奇以制勝且助土一事關於歐洲全局英尤不欲以一國獨任也惟便俄人首發難端先行攻土俾鈍其甲兵而罷其士卒倘土一戰而北遭俄糜爛正可激諸國之憤而作三軍之氣俄得利則驕土失利則憤而後英可從而一戰也此我所以曰英必不驟與俄戰也雖然英俄果闗交兵無論俄勝英勝歐洲之局必統於一尊馳域外之觀爭寰中之霸正恐天下自此多事矣嗚呼有深謀遠略者可不

亟圖自强也哉

土勝俄不足恃

土耳機地跨歐亞兩洲幅幀雖廣而向來政治煩苛人心渙散屬藩外叛蠡賊內訌又復重回教而輕各教出主入奴互立門戶有若水火肘腋之間無非禍亂所萌變機所伏兼以近如希利尼諸小邦皆素與土相齟齬俄人據其上游龍盤虎踞鶚覷鷹瞵久欲遂其鯨吞之勢肆其蠶食之謀以土隸其版圖特顧瞻諸國有所忌而不敢遽發耳今者普法相仇英勢孤立持盈保泰厭於用兵而俄遂乘間以起矣始改黑海之盟首與難端而英不敢詰此即圖土之漸也英非不知之而法方爲普所蹶他國無可與謀者故遂隱忍而姑從之而不知俄早有以窺英之微矣及今日討土之亂伐罪弔民

俄為有辭英亦環顧諸邦無足為指臂腹心之用者則亦惟作壁上觀耳俄土交兵人皆料土非俄敵以俄之勁旅攻土之孱兵追奔逐北電掣飆馳則又何難乃不意俄屢敗而土屢勝也說者謂俄在歐洲號稱大國昔與英法鼎峙而為三普墺不足與之比權量力也普國之與俄實使之法雖衰矣俄則愈強今亦借英普角立爭雄勢鈞力敵然則土亦安能獨與俄抗哉向者英法助土攻俄盡其謀慮竭其兵衆然後始下西巴士多卜爾而得邀一勝之威俄亦自此行成解甲釋兵修盟講好盡勝俄若是其難也今土屢勝俄屢敗人幾疑俄非前日比而不知俄之深謀積慮蓋以緩諸國之援懈諸國之心而藉以驕土人也土人自此以為俄不足與戰諸國皆憑軾房觀然後俄驟出奇軍進擣土京以制土之死命

亦俾諸國猝不及爲之備此正俄之善於用兵也俄之欲攻印度以止英之援土此所謂先聲以奪人而聲東以擊西也俄之意中果欲取印度亦何必在斯時以印度雖係英之藩屬然寄之以專閫鎮之以重兵苟非印度有變末可得也當內亂不生外變不作俄亦何嘗不知之哉特先以此波英之膽使英分兵而爲之備則雄兵猛將皆以爲守印度之用以自固其屏藩而俄則但從而牽制之此所謂以有用之兵而置之無用之地而其助土也必不力英既有助土之名而無助土之實則歐洲諸國誰其同心併力以爲土之援者而土於是乎危矣然則如何而後可在英惟有聯諸國以拒俄而已傳檄諸邦議於要地欲戰者戰欲和者和各抒所見以折其衷夫欲挾歐洲之大局以定於一尊非出於戰不可戰則

以英俄之勝敗爲歐洲諸國之從違蓋英法普俄四大國中必有推尊執牛耳者而後其勢乃定否則今日和明日戰耳彼土耳機者不過集衆矢之鵠耳嗚呼歐洲固戰鬬之國也未有昇平三四十年而無兵革者今則鐵甲愈堅大炮愈利無非藉火力以殺人血肉糜草木脂膏塗原野霆擊雷崩海翻波立而無一不底於消亡而後已故戰而在今日亦最不忍之事也歐洲戰鬬其將自此止乎若僅俄土相鬬則其小焉者也

英俄經營亞洲

嗚呼英俄兩大國之經營亞洲非一日矣其處心積慮可云併力而一志論者以爲俄近而英遠俄貧而英富其國雖同其將來之所至必不同其以俄爲近者謂俄在亞洲其幅

員遼濶實與歐洲相毘連所分東西二土一曰西伯利一曰高加索皆在我中國之北方與滿洲蒙古相接壤其地之俄人性情風俗與北方亦相髣髴且能操中國方言俄國販茶之商皆自與華人交易以有易無毋相欺也俄人又能忍辱耐煩不憚勞苦絕無貴倨習氣而於中國北方道里夷險無不稔悉黑龍江一帶所設買賣街日益繁旺俄人更以重兵宿將駐戍其地以示鄭重若英則不然其國寰然三島懸於海外所有屬地皆以戰艦水師互相聯絡慮誠周而計誠密矣然譬之一人之身有所隔絕其血脈終不相貫注是英不如俄也其以俄爲貧者謂俄土地雖廣袤而在亞洲者多荒寒不毛之土幾於千里蕭條杳無人烟俄人雖竭意整頓然限於地勢終難大有作爲俄雖地跨三洲而立國則在歐土

一切師旅遺發糧餉轉輸皆由歐洲爲之綱領其欲與歐洲呼吸相通則必先建築火輪鐵路使之八達四通無所阻滯始可以操左券顧經費浩繁非一時所能驟措俄固有志焉而未逮也以事勢揆之非數十年加意籌維必不能耳俄雖土大人衆而財賦之富則不如英英苟欲用兵一旦可集貲千萬若與鉅工衆商無不願傾橐解囊頃刻可以立就而俄則不能也英屬印度年來已心悅誠服無不願託英之宇下茲以重兵駐其地以資鎮守一有事故命將簡師咄嗟立辦故英之立國雖遠而其屬土則近也況又據膏腴之壤扼形勝之地因利乘便操縱自如視俄之土瘠民貧無以施其長駕遠馭之術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此則俄不如英也故英俄同一經營亞洲英易而俄難俄遲而英速識者度勢審時而

知其有如此者故爲亞洲計者紛然不一其說或謂宜備英而親俄或謂宜聯英而拒俄不知此皆未得其中也善爲守者不予人以有間善爲備者不示人以可疑我維自立於不敗之地亟圖自强藉以治中而馭外毋使人得以乘隙而抵我雖俄大英强其能爲我患哉

泰西立約不足恃

天下之勢不定一尊則其亂靡有所止蓋體相敵則政多歧政多歧則法必紊而畛域之見分斯利害之情判雖剖符置質亦且旋約而旋背矣詩所謂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所謂盟可尋亦可寒要盟弗信質終無益此其明徵也泰西各國犬牙相錯千百年以來皆以兵力相雄長稍有齟齬則鎗炮交轟殺人如麻曾不愛惜近則託誠信以相孚假禮義以相

援如向戌之弭兵如蘇秦之約從立爲萬國公法以相遵守又復互相立約條分縷晰其有不便者得以隨時酌更似乎明恕而行要之以信可以邀如天之福永輯干戈而共享昇平焉矣然揆其情勢則約可恃而不盡可恃也蓋立約一事本非有所甚愛而敦輯睦之誼也亦非有所甚畏而聯與國之歡也不過勢均力敵彼此無如之何或意有所欲取而姑以此欵之或計有所欲行而先以此嘗之若利無所得則先不能守矣故夫約之立也已強人弱則不背永守已弱人強則不能終守或彼此皆強而其約不便於己亦必不欲久守卽如黑海之約各國俱所與聞不獨英俄也英欲守之而俄必欲背之豈俄不畏諸國之議其後哉誠以守此不渝則擅其利者惟英而受其敝者惟俄也俄且日就富強擴島於日

本而水師有其備矣取地於霍罕而通商得其道矣地兼三海櫓甲而趨歐洲在其掌握路闢西疆屯兵伺便印度據其咽喉故英之欲守約者蓋藉此聯絡諸國以相援也俄之欲背約者蓋非此則難越雷池一步也此不獨英與俄自知之即天下萬國亦無不知之者也如是而謂約足恃乎抑不足恃乎然此猶曰事關國家大計難以兼顧語所謂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也若英與美解交匪犯之約不過罪人斯得免奸滑之徒以鄰國爲逋逃藪耳且立約之初本甚平允足以勸善而懲惡也今乃停止不行以至犯法者越境乃免得以逍遙事外是豈好惡之公賞罰之典哉是知約不可恃道在自强受人國家之寄身肩艱鉅之投者正宜勵精圖治舉從前之積習掃而空之勿任私智以相欺蒙勿狃成見

以相傾軋爲育英材收攬豪傑講求富强之術精究攻守之備以綢繆於未雨以弭變於無形遇有交涉之事則開誠布公速爲辦理如是則約雖未立亦不慮其有所藉口也非然者內安於因循則事多叢脞外過於寬縱則敵將生心雖息壤在彼有不遂其計中者鮮矣方今和議已成所立規條斟酌盡善誠爲中外之福然倚伏之機剝復之理本無定局尤望盡其在我以成可大可久之圖者不可恃此區區之約麗相安於目前也

西人重日輕華

地球四大洲亞細亞幅員爲最廣風氣之開亦獨先中國聖聖相承皆以達人而居天子之位制禮作樂肇啟文明故三千年前已爲聲名文物之邦威德覃敷震於遐邇海外大小

諸國其仰慕我中華如在天上日本雖在東瀛與我中國一海遙隔而文字攸同風俗無異一切制度大都采自漢唐惟我中國不勤遠略閉關自守不與外通歷代史乘所載海外諸國登王會之圖預共球之列者皆其慕化而自來向風而麕至初非我中國招攜懷遠撫綏而柔輯之也日本雖居海中屹然四島宜其便於舟楫之利而考其所至自通中國外惟高麗百濟新羅爲我聲威所訖此外則有所隔閡矣逮至明代歐洲諸國日强精於駕舟不憚遠涉往往於鯨波巨浪中探測新地以爲通商互市之區曩者東南洋諸國其來朝會盟聘者皆爲其所併兼翦滅傾覆不能自保而我中國絕不一間海禁既開番舶咸集且以澳門爲駐居所矣於是接踵東來海疆日以多事顧其時視我中華多歆慕豔羨之懷

而絕少鄙夷輕藐之意不謂通商立約三十餘年而情形大異以昔視今若判天淵日本自二百年前與西國告絕後惟與荷蘭相通自米利堅以兵船臨之然後講好結盟開埠互市維新以來崇尚西學倣傚西法一變其積習而煥然一新甚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幾與歐洲諸國無異蓋其意以爲非此不足與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財用益絀帑藏益虛國債積至鉅萬外强中槁難持久遠其取之於民間前時不過什二今則幾至於敲膏吸髓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前時與民共其利者今則山林有禁川澤有禁前時民納賦稅之外足以自食溫飽無虞原無殊於海外桃源今則露體塗足竭力以供其上而猶不足國中現銀盡輸於外而所用者紙幣而已凡此皆所謂不終歲之計也而西人方且以其一切遵

循乎已謂之有志自强喜而暱之欽而重之平時凡有交涉之事每不至於掣肘而於我中國每存凌侮欺藐之心若以爲不如日本遠甚彼嘗謂中國雖大而上下相蒙政以賄成聽其所言則如是而觀其所行則大不然矜誇自大而漫無實際朝廷雖以詔督撫而督撫未必奉行督撫雖以令府縣而府縣未必遵守等若弁髦視同具文因循也苟且也粉飾也錮蔽也一切必循成例顛倒於部員之手其所謂師用西法者皮毛而已日本之傚西法雖亦僅得其一二而軍艦可自駕駛也鎗砲可自製造也陸軍水師皆能以西法演練也一旦雖無西人爲之指揮亦能縱橫於大洋之中交戰於洪濤巨浸間以徼倖於萬一若中國則即予之以戰艦間有駕駛之人否無有也即予之以大砲間有施放之人否無有也

平時則喙長三尺臨事則手重千鈞聚訟盈廷制斷無人窮年不能成一事終歲不能踐一言其所謂大員者務取乎老成持重遇事模棱囁嚅審顧則以爲思慮周詳逢迎揣摩則以爲事機審密取士之法專以無用之時文而不知少爲變通此無殊驅中國之人才而陷之於坎穽導之於黑暗也嗚呼循其道而不變曷能勃然振興也哉夫中國以大而弱日本以小而雄在能與不能之間而已西人之所論如此竊以爲西人所見淺之乎視我中國也我中國之所恃者道而已矣天不變道不變夫以剛道治天下者必折以柔道治天下者必久彼輕改祖宗之憲章斵創天地之菁華苦生民以媚遠人竭脂膏以奉外物其外龐然而其內枵然正所謂疾在膏肓而猶不知自治也若夫我之所以治國者其先取之於

漸其後持之以恒漸則斯民由之而不驚恒則斯民守之而不改乃所謂普變者也彼西人烏足以知之哉

英欲中國富强

西人與我國立約通商三十餘年矣昔日之情形與今日之事勢有迥然不同者蓋歐洲之局已一變矣或曰英國獨爲其離闢中土之創局行歐洲之創事泰西大小諸國得以踵英而俱來並沾其利英外以著大度之名而隱實有德色故大國忌而小國感及入中土肄習語言文字於內地之土風俗尚無不留心究察于是於我國之虛實幾如掌上螺紋雖其所重在通商而持籌握算者幾欲盡中國之利而有之因此遂欲增益通商口岸以便南北轉輸而繁旺其貿易於時英法以助土攻俄之役脣齒相聯其勢益强其欲經營致力

於中國也日益亟卒至伺間抵隙乘機請命所增沿海口岸北至於牛庄南至於瓊崖外至於大海內至於長江列國公使遂皆入京駐劄於國中南北內外之情形益復瞭然洞悉惟是轉輸貿易反不如前咸以為中國時方多事髮捻回苗未致敉平故也不知諸國咸至則利分口岸愈增則利薄西人雖悟及此而不肯言也由此昔與於前法蹶於後俄羨二國復眈眈日伺其側而英輔車之勢孤鼎峙之形立諸國之在中土者各相牽制幾於動則俱動靜則俱靜英不能以一國獨持其柄蓋歐洲之局變也曩者稱雄於中土者英法而已通商英為急傳教法為重貨物之多舟艦之利商賈之精財賄之厚諸小國皆不及英故二十年來獨得擅其利藪據其利源操其利權逮後十年普國蒸蒸日上而英人通商之

利漸分蓋普人心計之工無殊於英也英於是乃爲持盈保泰計起而環顧歐洲西有普而東有俄鷹瞵虎視皆足與英相抗其在中土也皆足與英競利爭雄比權量力英於是熟思審處以爲此非致中國富强不爲功中國既富且强則內足以慎固封守外足以鎭撫鄰邦以控馭乎羣策羣力而西北可以永無俄患歐洲之局可不至於再變此非英之爲中國而實以自爲也英中合普俄沮而英仍可結法以爲援故竊者英法助土以制俄此爲歐洲大局計也今者英國强中以禦俄雖爲亞洲計而實不止爲亞洲計也夫我中國人材衆矣利用溥矣能練兵講武開源節流又何患不富强哉論者謂富强之道必當倣傚西法則其效易於速見惟恐識見拘墟智慮淺薄以爲舍己從人必不可行不知事貴變通勢

無中立今在中土旣創開闢以來未有之局亦當爲開闢以來未有之事則庶不至廿居乎西國之後至於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謂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閱萬世而不變者也而又何疑焉

西國兵額日增

前時有歐洲士人倡爲弭兵之說以爲必可行也卒之其說終不能售俄而普法戰事起奪地爭城殺戮無算歐洲自古以來未有如是之慘烈者也於是各國皆爲之增益兵額整肅軍政製造火器振頓邊防幾於變本加厲噫弭兵之說果可行哉此言之倡也始於春秋時之宋向戌而有識者在當時已知其沽名而行詐歐洲諸國之在今日亦猶春秋時之列邦若俄若普若英若法何異乎晉楚齊秦也昔自一戰勝

法後師旅繁衆紀律精嚴武備之雄推爲巨擘然以俄國軍數計之其多於普者又約三十餘萬墺地利亞國選鋒臨陣之軍亦不下七十五萬皆訓練有素足備干城之用是兩國者豈遽出普國下哉惟英兵額至少卽括調通國之師亦止十有餘萬而已蓋其負海爲國恃舟爲城專以水師稱雄耳法自和普之後勵精圖治釐改軍制繼於舉國皆兵由此俄普墺法四國彼此相持皆以爲防微杜漸者斷不可不恃兵威然則減兵且不可更何論弭兵哉是亦時勢使然也蓋減兵固善政不獨節縻費且可富國足民爾此事非一國所能獨行也倘減於我而不減於鄰則鄰强而我弱況俄則患土耳機墺則患多思拉非尼族人普則患法之伏於肘腋一旦行其報復法則患普之因弱而見凌或以外侮或以內釁或

以强國或以叛民戚藉兵威以互相挾制恐此數十年之間兵事之精當不至於極而不止也嗚呼此豈迂儒之所及料哉然此猶數年前之說也而今時則其局又一變矣自俄人伐土以來英國羣議皆以為我必援土以攻俄毋使俄人得志於土而土為俄人之所厄也於是今日選將明日簡師調兵遣船羽檄交馳幾於艨艟絡繹旌旆飛揚卒至以後俱成畫餅逮乎土兵敗地蹙成城下之盟而英與墺反分裂其土地而有之因以為利夫俄人非小弱也其伐土也繫於歐洲疆圉之利害者所關甚鉅英亦非不知之而卒不敢輕動者懼他國之議其後也蓋英普助土則法必助俄其餘大小諸國又從而羣起應之斯時勢均力同將以歐洲作戰場而兵禍不可勝言矣較諸當年普法之戰一日而殞十萬人者其

死亡必尤酷也英籌之已稔故不如乘俄土之俱困而以全師收其功也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也惟歐洲諸大國中英不惟不增兵而且議減兵豈英素恃其雄有足以懾服諸大國哉非也蓋善用夫先聲奪人之法也英自聯法助土攻俄之後未逢大敵近日用兵不過在阿亞兩洲藩屬小國而已而奏凱稱功飲至策勳鋪張揚厲震耀鄰邦識者以爲徒樹虛聲耳前者普法之戰英僅束手從壁上觀諸國於此皆有戒心故七八年來兵額雖增兵爭不啟不戰於境之內而多戰於境之外

亞洲半屬歐人

論者謂邇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以來泰西諸邦其國勢民情邊疆軍政皆已一變其舊昔境日拓西制法而東侵壤非復往日版

圖俄得黑龍江一帶之地凡從前設官互市之區皆其屬土一志經營以興貿易而選兵練士備邊製械無不講求美國勵精圖治亞美利加北洲之地爲俄所屬者美人已以銀易故疆域日闢法與弱而普俄强英成中立美有雄圖其間轉移變易之故雖在人力爲之而亦天心所繫誠哉是言也顧今者西土每變愈上東方各國亦何爲不一變哉如越南暹羅緬甸皆思奮發有爲特惜爲英法之所制國中亦無非常之人爲之區畫至日本則駸駸乎日盛矣一切舉動幾有雄視歐洲之勢將來正未可量如圖富强之術而使東西之同軌合轍者要不外乎此然而以我冷眼觀之則亞細亞一洲之大局正復大有可慮印度一隅向爲著名文物之邦婆羅門即儒教也釋迦牟尼即佛教也皆以道化其國人一切制

度一切學問流入於歐洲歐洲之人皆是則是效奉爲楷模逮後儒佛兩教迭爲盛衰而民亦漸愚自爲英人所幷兼割據印度諸人恐從風而靡無敢抗者今其人蠢然如鹿豕但供驅使而已嗚呼何前後相懸若是耶東南洋各島國向皆我中國之屏藩也依時貢獻預共球之列而登王會之圖觀永樂年間西洋朝貢錄有可知已曾幾何時悉已傾覆翦滅而爲歐洲諸邦東來之逆旅今其存者寥寥亦僅守府而已噫詎不可危哉越南制於法暹羅緬甸制於英今已如此將來未可知也琉球已改沖繩高麗危如累卵俄人在西北眈眈虎視倘使一旦逞其鯨吞蠶食奮其鴟張狼顧諸小國其能自保哉歐洲大小諸邦在今日幾勢均力敵何則水則同有輪舶也陸則同有火車也鐵甲則堅捷同也戰士則勇猛

同也鎗炮則命中及遠同也傳遞消息則電報神速同也昔年在歐洲中閱十數年必有一戰爭今則以火器之烈漸知兵凶戰危於是不戰於洲中而戰於境外以在歐洲之外乃可以逞也葡萄牙荷蘭諸國能於操舟涉遠衝歷波濤不過在明中葉以前而東南洋印度已無不備受其害卽其所製舟車機器電標亦不過數十年間耳而各國俱已精益求精其所開金銀煤鐵各礦亦幾竭其菁華窮其蘊蓄彼在歐羅巴一洲殆已斲削盡矣而因是及之於境外彼於地球諸洲足跡殆已遍及選勝搜奇無乎不至澳若炎洲寒如冰海皆思一窮其奥凡爲其所唾棄者皆不能以人力經營者也而地球中精美之所存英華之所蘊則莫若中國而間所爲西國之長技者則一切無有焉西人雖日出其技以相誇耀而

中國之人熟視若無覩焉至於地寶之富一皆蘊藏未出此西人所從旁覬覦而垂涎者也今就地球大勢觀之而知東南之不及西北也西北之人久至東南而東南之人不能一至西北試觀盈地球中皆歐洲人也地球中靈秀沃腴之壤不過數處而以中國爲巨擘地球之人無不欣羨焉獨惜中國邇來安於自域也因循苟且粉飾誇張蒙蔽拘墟剛愎傲狠於歐洲之形勢茫乎且未之知也然則亞洲之局不甚可危哉

六合將混爲一

上下四方謂之六合是統地球言之雖同在覆載之中而地則有山河之險人則有貝頑之異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各安其政悅其俗固不能混而同之者也然道有盈虛勢有分合

所謂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此也今者中外和好幾若合爲一家凡有所爲必準萬國公法似乎可以長治久安同享太平之慶矣而不知此乃分離之象天將以此而變千古之局大一統之尊也蓋綱常則亘古而不變制度則遞積而愈詳若聽其各域一隅各長一方不復知有聖教三綱淪而五常斁甚非天心之所忍出也故草昧之世民性雎雎盱盱民情渾渾噩噩似可以長此終古矣乃未幾而變爲中天文明之世未幾而變爲忠質異尚之世且未幾而變爲郁郁彬彬之世可知從古無不變之局而其致之也必有其漸其成之也必有所由中國自三代以還其間不無陵替之端其治不無舛謬之迹然未及百餘年必有聖君賢相出而整頓之以挽回氣運而旋轉乾坤其所不足者武備之精機變之巧

如泰西各國以勢力相雄長以情僞相攻奪而已今者託爲和好之說漸無畛域之分彼之所能我亦效之我之所短彼則授之如戰艦之足資守禦火炮之足資攻陷機器之足資成物而利用開礦之足資富國而阜民以及火車輪船通標電線一切可以無遠弗屆無微不通者莫不紛紛則效以速其成若中國之人聰明有所不逮材力有所不及斯亦無能窺其奧而擅其長耳若猶是匠心可以獨運也機警可以相侔也則金銀財貨彼此同其寶也物產材料彼此同其用也而謂軍營器械果能獨擅其利乎戰陣爭鬥果能獨操其勝乎推之權子母操奇贏莫不皆然則又安得謂人拙而我巧乎故凡今之由分而強爲合與合而仍若分者乃上天之默牖其衷使之悉其情僞盡其機變齊其強弱極其智能俾一

且聖人出而四海一也蓋天下之不能不分者地限之也而天下之不能不合者勢爲之也道無平而不陂世無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極必泰此理之自然也凡今日之挾其所長以凌制我中國者皆中國之所取法而資以混一土宇也至於戰艦失其堅火炮失其利財用無所行其計器械無所擅其長陸讋水慄狝走偕來同我太平然後此言驗矣若夫拘於目前之見狃於已然之迹成敗利鈍謂可逆覩智取術馭謂可長守不籌倚伏之機不明順逆之故是猶醯雞處甕則有一天夏蟲語冰莫知其候也故謂六合將混而爲一者乃其機已形其兆已著惟見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語之而非徒可以口舌爭也請以此言驗諸來者

中國自有常尊

中國天下之首也尊無異尙此古今之通義而非徒以口舌爭者也若夫盛衰之勢强弱之形則自元黃剖判以來原無一定固不得藉一時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輒夜郞自大也皇古之事靡得而知矣自堯舜以還代有聖人以宰制天下車書大一統之尊聲靈懾遐荒之遠衣冠文物炳蔚寰區然且有苗梗化甫爲叛逆之先聲厥後犬戎爲患於周匈奴索賂於漢當其敢行侮慢肆出侵暴豈不謂中國非其儕匹哉然狡猾兇殘莫如冒頓要不能倒置冠履以遂其欲何者中外之分甚嚴彼雖貪得無厭其心究有所甚懾也迨至典午之朝五胡乘機爲亂而江左偏安雖以苻堅之雄王猛之畧猶且謂晉雖微弱正統所歸不可妄圖迨後欲投鞭斷流則風

聲鶴唳草木皆兵而卒以覆其國此亦足爲欺陵中國之殷鑒已自是以來最爲中國患者莫如女眞其時二帝蒙塵天下幾於左衽然先則以帝號與張邦昌後則以中原屬於劉豫初若無所利焉者非徒爲此以市恩也蓋明知天命有歸而不能强取也然則金雖譎詐其亦明於天澤之分者哉乃未及數傳即爲元祖所滅報應之理有若循環是亦足爲寒心者矣有明之世也先長驅直進土木之變擁明主以去然其時爲國死守者祇于忠肅一人堅持其議而卒不得以還然則恃强以凌弱雖事有不同時有久暫而其卒底於滅亡者固亘古如一轍也何也尊卑之分不明逆理犯順生人之道滅矣當其兇燄方張勢成莫遏要亦何事不可爲然自有識者視之不過如洪水之懷山襄陵猛獸之咆哮擊搏而已

洪水無不消退之日猛獸無不殲殪之時試觀亂臣賊子何代蔑有其方盛也舉天下豪傑皆俯首而莫敢與攖其鋒洎乎其衰則庸人婦孺皆得而斃之彼豈前後兩人故強弱頓異哉本之先機未有能久而不蹶者也故知中國有時而弱然弱亦足以存中國未嘗無衰然衰要有終極蓋彝倫所繫統紀所存一旦聖君應運而興賢臣相輔爲理勵精圖治上邀天眷下順輿情則強者亦將失其強而尊卑以明矣勢無陂而不平道無往而不復觀諸上古之迹驗諸近今之事當不河漢乎斯言

天命不可妄干

嗚呼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齊以無知之亂而有桓公晉以驪姬之亂而有文公桓文之興齊晉以強霸主之威至

百有餘年而猶未泯歷覩載籍有非常之難必有非常之人以定之應若蓍龜合若符節援古證今歷歷不爽我國家龍興遼瀋承統中華　列祖列宗至德遐嬗深仁厚澤浹洽罔外二百餘年來圓顱方足戴天而履地者誰不在帡幪覆冒之中湛恩汪濊浹髓淪肌夫何敢弄兵潢池自取殄滅也哉試觀髮捻回苗其始烏合而蟻集其繼豕突而狼奔卒至不旋踵間齊斧伏鑕獻馘斬俘有若炳爐而沃炭即有遠竄西陲游魂假息然不過如釜魚阱獸暫緩須臾於以見叛逆之徒叢謀甫發而身已屠戮又安得措其手足哉蓋其時我穆宗毅皇帝初嗣大寶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廟謨勝算秉自宸衷而官曾致力于上游李左用兵於江浙電掃飈馳定功俄頃非前之難而後之易也蓋時至使然也時至則非常

之人自能建非常之功故聖天子在上則百執事奔走於下當今之時內有皐夔外有衞霍大小文武莫不競勸巍巍乎中興之盛烈炳耀乎寰區揮斥乎六合況乎中外通商以來議和立約備極懷柔推誠布公無區畛域聚泰西數十國於一國之中牢籠羈縻無不示之以恩愛撫之以仁慈懷保惠鮮無微不至此固向來未有之至軌近今特開之創局而亦見中朝厚待遠人有加而無已也且西國之遠涉重瀛而至此者原不過志在金繒本非欲利吾土地其以越國鄙遠爲解者亦復言之隔膜耳蓋文字言語之不同飲食嗜欲之有異政治風俗之不相通猶其小焉者也蓋彼亦知天命之有在人事之未可冀乎嗚呼神器難圖班叔皮因而作論運命攸歸李蕭遠愈以與懷誠以非分之不可妄擬也自古有明

徵也設使比天下於逐鹿人人得以智驅而力取則天下不獨含靈負性者諸將起而與之爲難恐飛潛動植之倫亦無不罗張其欿阱而互齧其觗觸蓋中國昇平則並受其福中國杌隉則必預其禍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惟智者能以人事度天心而節以遠人益中國庶幾銷兵氣爲日月之光太和翔洽瑞應駢臻中外一體迴邁禔福夫然後始知中國之有聖人

日本通中國考

日本琉球朝鮮暹羅四島國皆與我中國相近而同用中國文字然四國皆自有國書不盡用華文也朝鮮近已易主國王爲李姓非箕子之後裔矣國中猶用前代衣裳合於古禮日本琉球自有其服飾所謂東方椎髻之俗也考日本之開

國也遠矣開闢之初謂之神世其一曰國立常尊遞嬗凡七代其所紀大率荒誕而不經其立主建元則在周惠王十有七年曰神武天皇定功行賞有君臣之分嚴夫婦之辨自是一姓相傳直至於今孝靈天皇七十二年爲秦始之二十八年徐福始至日本蓋以始皇好神仙求長生不死之藥於日本而日本求五帝三王之書始皇贈之其事載於日本史顧是說也余甚疑之安知非日之史官剽襲中朝之所紀載抑而日人言今熊野山有徐福墓云垂仁天皇八十六年遣使於漢此當後漢之建武中元二年也日之史官云是役也考之實紀無所見恐非朝廷所命也此遣使聘問之始見於史冊者天武天皇立始建年號曰白鳳元年當唐高宗之咸亨三年也自唐之世信使不絕如聖武天皇天平七年遣唐大

使多治比廣成還自唐學生下道眞備偕使歸獻孔聖及十哲像唐禮大衍歷等書嗣是之後如阿倍仲呂麻留仕於唐易姓名曰晁衡偕定海最澄求法入唐唐亦遣使趙寶英答聘遇風沒於海旋又遣孫興進至授位賜物有加禮焉唐宋以來其交益密而後告絕於元爲患於明我人遂目東倭爲外寇逮至我朝海波不警職守罔缺惟我採銅賈船歲兩至焉一自立約通商行賈其國者不下數千人其書籍亦漸入於我國則於日本古今之事考之亦不患不明彼史言自橿原奠都距今實二千五百三十六年而神代荒邈不敢輒述則亦何待至秦始之時而始有人類哉又日本國中亦有古民蓋蝦夷之類也其卽鴻濛時之種族歟至所云徐福子孫多聚居於熊野山麓郡落中單姓者是也其亦近於齊東野

語耶若言日人本中產或間有之要未必盡然也蓋江浙兩省密邇東瀛航海遺風至其國中遂留不返要亦爲之理所有不然何以風俗之不殊而性情之不相懸絕也歟

日本非中國藩屬辨

余嘗讀日本國史見其所紀我國之事而慨然焉我史自漢以來皆以日本爲朝貢之國列於屏藩卽大清一統志亦然其使奉國書至者悉以朝貢例之而日本之史以爲未嘗內屬其言通使實始於隋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當時以爲大不敬而隋帝仍使鴻臚寺掌客裴世淸往聘報之自是以還遣使不絕以迄於今日史之言曰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四海萬國棋布星羅民生其間者萬類千種其殊風異俗不可遍舉悉識惟文軌之所通載籍之所

存其國俗物產世代變革可得而考焉其最大者爲隋地廣人多自上古聖賢之君法天爲治以道德仁義化導其民典章制度大備下及近古而其禮儀文物人材財用亦非諸國可比其國自隋以前秦漢之裔雖有歸化者而未聞有通使者彼史所紀我國風土物俗虛實相半至如載朝貢封爵之事則古今所無蓋當時留府於任那分帥臣鎮制之時高麗雖稱臣朝貢而亦世奉彼正朔受彼封爵意或爲任那帥臣者亦從而受其封號乎抑鎮西姦民以商貨往來潛假名朝使稱貢調受封爵以爲射利之資而彼史從而書之乎要皆不足以取信其實遣使通聘則自推古帝朝始自後使聘往來史不絕書此不可不錄也其他諸蕃服叛不一鴻荒之世素盞嗚尊往來韓地其後閉關告絕崇神帝朝任那人朝貢

自時來者日多仲哀帝九年神功皇后征新羅赦其王爲飼部方此時也其旁高句麗百濟一時降附請爲西藩廷議因定內官家任那之府以統制三韓其後肅愼渤海以慕化來歸大凡諸國使聘之來其納欵輸誠者懷柔撫綏書辭無禮者自太宰府放還或奸僞往來者責以信義絕之舍順取逆之道也蝦夷僻居東北屢寇邊鄙自日本武尊東伐懷化歸命然其俗麤獷屢致騷擾置鎮狄征夷之職禁跳梁備暴發歸化內屬者廼處于一方以遂其性若夫女眞蒙古恃强寇邊則師覆將殲貽羞海外按此則日本自辨爲非我朝藩屬不過聘問往來而已其說或可信也因考諸其國史而著厥大凡俾後之談東瀛掌故者有可稽焉

琉球一國在東瀛海中幾若黑子彈丸其開國之始並無甲子可稽國朝定鼎燕京琉球率先歸附不敢自王敦請襲封嗣後貢職恪共世守藩屬懇藉寵靈鎮撫荒徼享祚綿遠長作東南屏蔽以迄於今尚稱貢獻之邦而預共球之列則謂琉球非本朝屬國者非也敬考琉球之所由來其世次亦多茫昧其間禪革互乘匪特隋書歡斯之稱杳無可據即如洪永初封亦非姓尚今詳爲數審上自天孫遞至今日嗣位之王其統緒約畧可言也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於大荒自成夫婦曰阿摩美久生三男二女長男即天孫氏開國始主也次男爲諸侯始三男爲百姓始長女曰君君次女曰祝祝爲國守護神一爲天神一爲海神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天海大自在天神蓋即此也此亦荒誕

不經之尤者也傳二十五代姓氏俱無考起洪荒乙丑至宋淳熙十三年丙午逆臣利勇鴆而弒之篡位自立浦添按司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羣奉爲王天孫氏遂亡舜天爲日本人皇後裔三傳而外禪於英祖自英祖至西威凡五傳察度氏與賢德素著人心悅服遂代其國二傳而爲山南王思紹所併以後則世爲尚氏至今弗替明初太祖遣使詔諭始稱臣入貢世爲藩國景泰元年國王思達遣百佳尼入貢二年遣察祈等入貢已又遣亞間美等入貢頻年以來輶車在道賚深獻異包匭筐篚絡繹來庭史不絕書未嘗與明絕也惟考日本史明萬歷三十七年義久取琉球其後琉球入貢者十日本寬文十一年當中國康熙七年天和二年當康熙五十三年享保三年當康熙五十七年寛延二年當乾隆

十四年寬政二年明和元年當乾隆二十九年當乾隆五十五年又八年當嘉慶元年文化三年當嘉慶十一年天保三年當道光十二年天保十三年當道光二十二年然其時琉球雖入貢於日本而亦內屬我朝其貢船之來使臣之至閩彰彰可考也況其朝貢日本之時久已臣服中朝永備屏翰事在盟府薄海咸知如是日本安得私琉球爲己有也哉玆者其國民船遭風飄泊我朝本當加以撫恤何容日本爲之置詞卽其遇臺灣野番之難其人外於王化雖居中國之版籍非盡中國之民人如英美諸國航海者無不遇之未聞其與我中國相齟齬也日本藉端生釁遠遣使臣以相詰難其謂我中國無人耶琉球之爲我藩屬日本非不知之乃必以此爲辭其志在竝滅琉球可知矣豈眞愛惜琉球也哉吾不

可不考之史冊以與之辨

琉球向歸日本辨

琉球東瀛小國也在日本薩峒馬島之南島嶼紆蟠皆海中拳石周環三十六島如虬龍流動之形故稱爲流虬後乃爲改琉球貧弱特甚世受役於日本自古未通中國隋時有海船望見之始知有其地唐宋以後漸通中土明初入貢太祖賜以閩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修職貢甚謹我 朝脈育寰瀛體恤尤至其貢舟三年一至許其販鬻中土之貨免其關稅舉國賴此爲生資本皆貸於日本販回各貨運日本者十之八九其國人貧甚不能買也國分三路曰首里曰久米曰那霸王居首里而商賈萃集爲大都會者則推那霸土磽瘠產米絕少非官與耆老不能得食民間惟以地瓜爲糧地無

麻絜以蕉爲布有類織蒲其民性惰耕作貿易皆以婦女爲之男子則携茶具挈孺子相聚於樹林之下綠陰掩映細語喁喁不啻羲皇以上人也日本雖雄視東瀛要不能使之隸入版圖則以累世效職貢受正朔籍中朝之威靈作東海之藩服以迄於今自日本用兵臺灣意爲琉球閧罪生番明目張膽遂以琉球爲內屬通國之人皆謂琉球向已臣服日本列於屏藩而其入貢於中國也則不過二百餘年間耳此言也未知其所自來如謂出自日本史册則實有大謬不然者彼謂唐開元二十三年日本聖武天皇天平七年琉球已納稅貢於日本日人測量琉球海面淺深建立石牌今按此言實由杜撰考大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壽三年秋僧圓珍附唐商欽良暉舶赴唐路遭颶風漂至琉球遙見數十人執戈矛

立岸上艮矔哀號曰我等將爲琉球所噬若何圓珍祈佛忽得東南風覆舩按其時爲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納貢之時一百十八年日本人應與之久相稔熟何以祈佛求免一若從未相通者耶此其可疑者一也測量海道誌其淺深此泰西諸國立約通商之後航海舟師方傳此法在唐千餘年前何得有此蓋僞造之言一時流露於不自覺此其可疑者二也彼謂明正統六年日本後花園天皇嘉吉元年薩峒摩將軍統兵征討高麗借糧於琉球又謂萬歷三十七年日本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四年以琉球國土封薩峒摩將軍徵其地稅歲貢米千石定律十有五條此說亦殊荒謬而事非無因考大日本史薩摩人河邊通綱乖賴朝旨（日本關白）亡隱鬼界島中（琉球別名）後鳥羽天皇文治四年即宋淳熙十三年遣兵

擊鬼界島降之此爲琉球始通日本之證至日本曾取琉球亦見於史慶長十四年義久（或作島津家久）取琉球然十六年卽書琉球入貢則其立卽釋歸可知矣若其要立條約亦事之所有要不能如是之苛細也考大日本史云及足利氏執兵權琉球遣使貢方物自後以時來貢薩摩島津氏世掌接伴云此卽彼所謂日本王將琉球封薩峒摩將軍者也（將軍當作藩侯卽誤）不知世掌接伴不過職貢之年使臣入境中彼爲之接伴耳日史紀載甚明豈得妄云以國土畀之也哉納米千石蓋卽入貢禮物琉球地瘠民貧別無所產也定律十五條如彼所云殊不足據又嘗考之日本別史琉球一名阿兒奈波島居海島之中東西狹南北長距薩摩南二百里許其俗以鈔掠爲事世以爲咲人之國相傳其始爲天孫氏當日本孝謙天

皇天平勝寶五年即唐元宗天寶十二年使臣藤原自中國回漂流琉球候風十餘日得南風而發是則日本之通於琉球實後於我國矣日史又云長寬承安間即中國宋孝宗時十二島中內屬者五不屬者七嗣有叛人逃匿島中乃率師討之以懾服島人掠一人而還於是歲納絹百匹足利氏立始貢方物考足利爲上將軍蓋在元季明初其時琉球久爲我國貢獻之邦矣然則琉球之在日本地雖相接而會朝聘問反在中國之後今據其史册稽之斑斑具在夫豈能與我爭哉且其可辨者殊不止於是也自明以來琉球臣服中朝極爲恭順入貢有定期立王有勅封豈三百餘年來日本如聵如聾毫無聞知耶其可笑一也日本未與泰西諸國通商之先琉球已與西人往來英國牧師波白於道光末年至彼

傳教賃居數年是時日人方深惡外教琉球旣爲其內屬諸侯何不卽往責問而乃任其如是其可笑二也當美國以兵艦至日本强請通商日人始不肯從美國水師藏當泊舟於琉球境上購買食物與之交際往來互通使問琉人告之曰國事一切由王自主不歸日本統轄當時未聞日人譏詰琉球一言其可笑三也美國公使柏利旣至日本立約復往琉球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立約於琉球之那霸當時未聞日本譏其內屬諸侯擅立約也則琉球爲自主之國明矣其可笑四也前時美國公使柏利副使衞廉與日和定約其往來文牘云琉球先王與日本有親戚之誼姻婭之歡然卽揆諸所云亦不得以爲臣屬也卽如英國長王子娶於蟯二王子娶於俄試問俄蟯二國當爲英所屬乎其可

笑五也日本諸藩納還版籍在明治元年琉球旣爲內藩何以至十二年始以兵威脅之考日本內國史略明治五年九月琉球使尚建等參朝獻方物乃册琉球王尚泰爲藩王列於華族賜賚優厚則知前此琉球未嘗爲內藩矣且內藩從未聞有稱王者炳據昭然何容掩飾其可笑六也一千三百七十二年中國征服琉球歲時貢獻史不絕書迄至今日未有或貳是則琉球之臣服我朝遐邇無不聞知如中山傳信錄琉球國志使琉球記琉球入學見聞錄日本國中久已刊行儒士引用據爲掌故幾於家喩而戶曉詎有不知乃曰琉球安有一國事兩主此不但欲掩天下之耳目幷欲塞一國中民人之見聞其可笑七也至討番臺灣尤昧於理其始託言刼掠小田縣民繼乃及琉球漂民我朝大度包容勉徇英

國公使之請而成和議其所定條欵兩端未嘗一字及琉球載在盟府人所共見乃遂欲以此指琉球爲日本屬地掩耳盜鈴其可笑八也向時日人曾著論刊之日報曰我國以琉球航海之人遭風被戕爲臺灣生番所害遂興師旅往征臺灣究未知琉球或屬日本或屬中國未有明文據琉球人云事中朝如父日本如母或則云琉球所屬豈有一定惟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耳考之日本史籍琉球於上世即屬日本但近代以來不過入貢土物耳非臣服也而其在中朝則列於屏藩世受册封稱爲貢獻之邦共球之國然則東瀛日報出諸日人之口所云尚如此何况其他遠徼之前事既如彼近證之人言又如此琉球之屬於中國也明矣要之據理而言琉球自可爲兩屬之國既附本朝又貢日本今考日本國史

於琉球入貢年月釐然可考然要不過與渤海三韓新羅百濟同列於外諸侯而已又烏得藉口於率藩納土比於內諸侯一例而遽滅其國俘其王兼併其地夷而爲縣也哉日本史官所紀載在明治紀元以前皆信而可徵源光大日本史成於我朝康熙九年即日本後西天皇寬文十年其時相距慶長十四年已六十二載乃猶列琉球於外國列傳則可知琉球爲自立之國矣蓋琉球之於日本要不過盟聘往還貢獻不絕而已即使蕞爾彈丸弱小不能自强亦當相與共保之俾得守其千餘來自立之國斯乃所以聯唇齒而固屏藩之義今反翦滅而傾覆之狡詐彌縫囁嚅掩飾以便其私將以此欺天下乎而天下不任受其欺也將以此誑鄰國乎而鄰國不任受其誑也嗚呼彼作僞者曷不即將其國史而一

考之也哉

附琉球入貢日本考

明景泰二年日本後花園天皇寶德三年耶穌一千四百五十一年琉球遣使來明萬歷十一年日本正親町皇天正十一年耶穌一千五百八十三年琉球入貢明萬歷三十九年日本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六年耶穌一千六百十一年琉球入貢我朝順治六年日本後光明天皇慶安二年耶穌一千六百四十九年琉球入貢我朝順治十年日本後光明天皇承應二年耶穌一千六百五十三年琉球入貢我朝康熙十年日本靈天皇寬文十一年耶穌一千六百七十一年琉球入貢我朝康熙二十一年日本靈元天皇天和二年耶穌一千六百二十二年琉球入貢我朝

康熙五十三年日本中御門天皇正德四年耶穌一千七百十四年琉球入貢我朝康熙五十七年日本中御門天皇享保三年耶穌一千七百十八年琉球入貢我朝乾隆十三年日本桃園天皇寬延元年耶穌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琉球入貢我朝乾隆十七年日本桃園天皇寶曆二年耶穌一千七百五十二年琉球入貢我朝乾隆二十九年日本後櫻町天皇明和二年耶穌一千七百六十四年琉球入貢我朝乾隆五十四年日本光格天皇寬政二年耶穌一千七百九十年琉球入貢我朝嘉慶元年日本光格天皇寬政八年耶穌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琉球入貢我朝嘉慶十一年日本光格天皇文化三年耶穌一千八百六年琉球入貢我朝道光十二年日本仁孝天皇天保三年

耶穌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琉球入貢我朝道光二十二年
日本仁孝天皇天保十三年耶穌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琉
球入貢

弢園文錄外編卷五終

弢園文錄外編卷六

吳郡 王韜 子詮甫

駁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證

嗚呼海外萬國星羅棋布各謀其私大制小強陵弱奪人之國戕人之君無處無之雖有公法徒爲具文日本之翦滅琉球夷而爲縣泰西諸邦通商於其國中者無一仗義執言秉公論斷於其際而反從中袒庇隨聲附和助其流而揚其波日人亦復亟自辨論喋喋嘵嘵幾於唇焦舌敝此無他理不足則言有餘也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取亂侮亡國之至計也琉球弱小而密邇於日日人以其不能自立從而滅之以恢廓我疆土開拓我版圖詎曰不宜即使異日者史官秉筆而書之曰日人滅琉球日人亦毋容辭也不有壓滅其何

以與不有併兼其何能大往者東南洋諸島國孰非爲中朝之藩屬登王會之圖而預共球之列者哉歐洲諸國東來蠶食鯨吞雖或有還中朝未聞其遣一介行人而往問之也誠以天下事何常之有强則惟我所欲爲而已今日取琉球明日取朝鮮後日取越南復至於暹羅緬甸次第芟除亦祇我之兵力何如耳不然者新羅百濟三韓孰非國耶而今何在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此日人之所以滅琉球也恐他日日人之所滅不止於一琉球亦未可知也我甚惜日人之不能以此爲對也乃必强辨之曰琉球爲我屬國卽此一言已不能自解於中國矣琉球屬日本獨不屬中國乎日人可以屬國之故而取琉球中國獨不可取之乎日本取之而中國欲復之日本則俘其王毀其國分裂其土宇中國則欲復其

君反其地撫輯其民人此二者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孰仁孰暴世必有能辨之者日人大規文彥字曰復軒創始經營琉球者也其作琉球新誌自序云琉球渺乎南洋一島國耳雖併其大小數十嶼而爲一域要不足以爲獨立國固久爲我國之附庸矣朱明以還修聘於漢土受其册封稱中山王蓋其聘於中國則奉中國正朔朝於日本則用日本年號一邦兩屬未知其爲誰屏藩也是以名分稱呼之際有疑其當否者焉余請舉十證以辨之夫琉球之爲國也論其地勢則自日本九州山脈之起伏綿亘而迸走於南海一脈地圖瞭然可辨其證一論其開闢則上古天祖神孫闢西南諸島者既已深入其區域考古史而可知也其證二論其種類則邦人與中國及無來由所異者在鬚髯之濃與鼻之高顴之區

而琉人骨格容貌宛然與我同種其證三論其言語則每音單呼無復平上去入而平時所說反與我古方言之存者相合其證四論其文字則雖一二長吏用漢文至民間應酬率皆用我國字且觀其善和歌可知其性情與我相同其證五論其政體則所立官號雖傚中華然親雲上親方等名稱呼皆同日本而立制亦用我世祿之法其證六論保衛則每值其國治亂我朝必饋金穀犒兵卒以濟之若中國則越人肥瘠殊不相顧其證七論歸化則在推古天皇朝南海諸島早已服我皇威而中國則隋攻之不屈元使之不從直至朱明之時始奉正朔是其服從自有先後其證八論征伐則永萬中源爲朝取之慶長中島津家久服之中國則徒以一封書爲之招諭羈耳其證九至論王統則所謂舜天即我鎮西八郎

之裔而奕世綿綿以至今日其證十此十證者彼自以爲確然可信者矣抑知皆一人之私論而已其言又曰又况日本旣勅爲藩國華族授以一等官則名稱位號確然一定無復容疑嗚呼卽此一言可破十證之謬蓋至是始爲內藩始稱華族則前此爲兩屬之國無疑矣是則日人安得辭滅國之咎哉正可返而自思矣

琉事不足辨

自日本兼併琉球西人論是事者輒多偏袒蓋日本自步武西法以來自以爲漸著富强之效而駸駸然馳域外之觀西人每重視日本而輕視中朝遇事輒任意抑揚隨聲附和琉球向時入貢於薩峒摩島不過與新羅百濟高麗渤海同爲藩屬焉耳載之日本國史班班可考而遽欲視之內諸侯一

例此一人之私言也西國不察其實信以爲然羣謂日本之於琉球土疆接境支派一源性情風俗相同文字語言無異其地應爲日人之所有三百餘年前薩摩人曾取其國而俘其王繼釋之歸以與之約視同屬土此前事之證也十餘年前美國以兵艦至日强請通商繼而有欲取琉球以爲外府者日人居間以請賄之以貨幣乃免此近事之可徵者也以此兩端遂以琉球屬日本其實不然其辨見余前說中或又謂琉球介於日俄兩大之閒而弱小不能自立設使日人不取則他日必爲俄人所取今既歸日人之版圖則日人得以施其保護俄人可以絕其覬覦此亦未免一偏之論夫琉球爲千餘年來自立之國雖蕞爾彈丸弱小不能自强而既託日本之宇下又入貢於中朝久爲潘服矢愼矢恭何不可約

中朝相與共保之以聯輔車脣齒之誼俾為中日之維屏維翰琉球土瘠民貧物產鮮少泰西諸國無與通商者其得之猶石田也而反取大不韙以失鄰國之和俄雖倔強必不以此而取怨於中日可知也西人為此說者其明祖日本無疑也或其說多為日人所指授亦未可知顧西人之左袒日人要非無故我朝所有屬國凡五越南也暹羅也緬甸也高麗也琉球也皆登王會之圖而預共球之列今自琉球高麗外越南則據於法矣暹羅緬甸則據於英矣蠶食鯨呑方且日事侵削安知其後不為琉球故轍乎故以琉事折衷於西人計之左也至日人之與我中朝齟齬者要亦有因彼且謂法之於越南英之於暹羅緬甸中朝何不一問之而獨於日本之於琉球移文詰難是畏歐洲而欺日本也不知日人果以

此爲言則我有詞矣彼不自知日於琉球入其國擒其王併其土地而英法則未若是之甚也越南暹羅緬甸之王仍得有其疆土君其國予其民發號出令稱王以治將來之事不過出之逆料豈得藉爲口實哉日本似亦知此必欲掩其傾覆剪滅之跡而指琉球爲內屬是徇恩據理而言爲掩耳盜鈴計也然明者於此轉笑日人之徒勞妄作矣何則天下之公論不可掩而故府之事實不能假也嗚呼今日之事非可以口舌爭亦豈能以筆墨戰我中國亦惟有內求諸己而已矣夫中國非小弱也乃至今日狡焉逞者何國蔑有時挾其所長以凌侮我而恫喝我跋扈飛揚已非一日我中朝率以豁達大度一切包容之此時事之所以每變而益亟也有志者於此濡目時艱睠懷大局未嘗不痛哭流涕長太息而臥

薪嘗膽之不暇是惟有奮發有爲亟圖自強計稽古在昔國以無難弱亦以多難強惟在一洗頹靡之習而已整頓海防製造軍艦演練水師此治於外者也延攬人才簡選牧令登崇俊良此治於內者也外治則兵力強內治則民心固二者旣盡其在我何向而不濟復何國之不畏雖使制梃可撻堅甲利兵矣

越南通商與倂說

越南自經法取嘉定六省之後隸於版圖視同屬地駐重官置戍兵極意經營歐洲船舶東來恃爲外府越人曾於拿破崙朝遣使請還侵地法王一笑置之旋又簡發大員西往索地不知越在今日惟有與泰西諸國通商結好耳蓋事貫因時而達變道在取法以自強越南開國數千百年文物聲明

夙爲東南洋諸島國弁冕地雖瀕海而境土則毘連華夏山川修阻下戶殷繁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與各島之孤懸海中者形勢迥別兵革之事夙昔講求雖船艦鎗礮不及泰西各國之堅利而廣南灣一隅言防守者倚爲天塹其地海形如半月海水趨灣其勢甚急海舶或溜入灣內無西風不能外出西商夾板至此爲之惕惕然而今昔異情强弱異勢所以爲自保者尤不可不亟亟也東南洋諸島國向時皆隷王會之圖航海梯山歲勤職貢共球畢集琛賮遠來幾於史不絕書至今日而翦滅併兼皆爲歐洲諸國東道之逆旅惟越南與暹羅緬甸三國鼎峙而稱雄南掌雖倖存然不過彈丸片土無足繫於輕重頋邇來緬甸之北古已割爲英人埔頭雖修好言和猶眈眈虎視越南則已以西貢六省割畀而其心猶

未厭也法人之在越南無殊虎狼屯於階陛其中詐力傾軋
殊覺防維意計所至不可測度前又窺伺唐外規取順化而
商人貿易直達乎東京其志實不在小然則越南將聽其自
然束手坐待乎勢處今日要當速爲自保計則惟曰通商以
禦侮而已泰西諸國以越南瀕海繁盛舟楫利便未嘗不動
其盼羨所以未遽來者以越南素不與諸國通商而法若私
爲以爲己有一旦接踵而至未免攖其所忌釁者昔法之戰
普人已蓄意於西貢將取之爲東道主以戰艦水師不足比
肩於法而中止故法之得越南亦歐洲諸國之所嫉也今欲
絕法國之覬覦則莫如與歐洲諸國通商而求中國爲之介
紹蓋越南固我中朝之屬國也以分言則屏藩以勢言則脣
齒也越南一旦果爲法之所有則川滇亦在可虞以泰西之

事例言之英以壤境而爭比利時以印度而爭阿富汗豈堂堂

天朝而不能庇一越南也哉即揆之於萬國公法亦勢在必爭者也時平則歲享其貢獻勢絀則局外置之在天朝當不其然今可遣使入請事下總理衙門與歐洲列國公使酌商嗣後各國通商互相保衛以明泰西各國不以滅人之國爲己利立約要言藏之盟府其說若行則法必有顧忌而不敢妄動然後我勵精圖治振作有爲製館礮造舟艦練兵旅舉賢才學習西國之語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若夫越南貿易於各處其法亦當稍爲變通貿易一道亦惟是通有無濟緩急徵貴賤今越南之至外經營者出賤而進貴所耗無算每易爲人所蒙即就香港一隅觀可知已今莫如設行肆於香港循港商之例自爲販鬻并不必假手於他人至於採

辦機器火器以供國家之用者亦惟於港爲便無論國中境外有明於泰西情形其才足以興利除弊者不妨破格簡用藉試其所言昔年美國之攻日本索求通商埔頭當時亦僅美利堅一國耳而日本則以爲當與泰西諸國通商不必以一國爲限而美國遂不得獨專其利英人之始通商於我中國也諸國繼之英人隱有德色而天朝一視同仁凡有來者恐爲牢籠覊縻之卒至互相牽制受我範圍此二事者皆其明驗較著者也設使越南當日旣與法人言和而泰西諸國皆與之禮意相接貨賄相通開關除禁以示無外法雖狡當不敢遽雖然及今而爲之猶未遲也今日者幸值法之厭兵無意於遂遠志而覬外圖諸國亦非與之甚睦不能聯强於歐洲之間獨持牛耳越南誠能與諸國通商則其舉動有大

悖乎公法者諸國必羣起而譏之矣關法之得西貢雖曰外府實則石田也地方所出不足以供其設官養兵諸費法人自其國中歲撥二十萬金以濟之一二年來法國縉紳竭蹶主國是者方且有捐棄珠崖之議以爵紳拒之說遂不行若諸國旣來通商使其利權則彼將無所售其詐矣又何足患哉故通商可以禦侮越南今日之要務要不外此也

越南當親法自存

越南一國向亦閉關自守歐洲諸國東來東南洋諸島國已盡爲其通商口岸夷滅併吞靡有或遺而越南境土毘連甚爲密邇乃屹然獨峙莫之敢犯向年曾設計焚洋人夾板師船片帆不返至諸國過海南灣者相戒動色恃其天險宜若可以自固然而法國覬覦其間竟以一旅之師久駐境上兵

連禍結曠歲積時終至割其六省之地與之通商立約自此而越南之敵國外患日深矣所割乃越之南土面臨大海名曰東埔寨卽向日眞臘之故都也至此而膏腴盡失精華不存越南幾弱矣然猶可自爲也夫法之在歐洲英黠雄毅之國也鴟張狼顧歐洲列邦且畏之固何有於越南此時虎狼屯於階陛寇戎伏於門庭越當如何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發奮爲雄乃二十餘年間宴然如無事故法得以乘之也法圖通商中土以西貢爲東道之逆旅然法之志固不僅在貿易也何則彼之物產販諸歐洲諸國已利市三倍初不必遠涉重瀛特爲壟斷也其兵舶賈䑸之無地不至者盡務在長駕遠馭以耀外觀耳爲越南謀者謂莫如盡與諸國通商締好互立盟約或可藉以禦侮餘以歐洲諸大國素以不滅人國

爲尙一旦有事可以居間立論排難解紛執萬國公法以相
周旋然而以意揣之恐不能也越南之受制於法猶暹羅緬
甸之兼轄於英雖由其外觀之法嚴而英寬法暴而英仁而
其處心積慮則一也法以越南爲已私猶英以暹羅緬甸可
獨闢也然則雖使歐洲列邦盡與越南結盟好通貿易其不
能以賓奪主約束法之所爲可知也暹羅緬甸境中豈無法
人英與有事一舉一動法不能間也易地以處亦皆然矣故
卽與泰西諸國通商亦無所裨事至今日萬不獲已惟有盡
人以聽天如曰歐洲爲禮義之邦行仁而講義必不輕滅人
國食其土地利其人民則阿洲亞洲美洲固遍有歐洲人之
足跡矣試問此三洲中遭其倂兼者何限南洋諸島國歐洲
列邦實盡之今所存者越南與暹羅緬甸鼎足而爲三將來

之事難以逆睹而現在情形已幾乎岌岌矣法今欲以駐中兵船巡取東京正如摧枯拉朽勢必至拱手而讓之也東京旣劃越境目蠶而法之蹤纍必猶未饜也危亡之形殆如朝露而論者猶謂欲禦外侮莫如亟圖自强內以治民外以治兵振刷精神以期自保顧此乃老生之常談何解於目前之危急詎能坐而言起而行者在乎得人而已而有時事至於無可如何國雖有人終莫能救戰國時孟子輿氏其德亞聖也其才王佐也其平日之言曰湯以七十里而興文王以百里而王若可卜之於操劵而及其策五十里之滕不過曰避地圖存效死勿去已耳究無計以免强齊之逼今日吾欲爲越南謀亦幾窮於思慮矣除乞憐仰息於法國外無能下一箸者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紀卜斯迭尼教

向者余嘗論千百年之後道必大同至今日而益信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作之師使司牧之教導之不獨治其身亦以治其心禮樂制度所以範其外仁義道德所以化其內惟漸漬於無形然後能範圍而不過此天下所以治也上古之世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教養兼施民知興感故三代之盛幾於刑措不用後世聖人窮而在下不能見諸實事而乃託之空言藉以挽回世道人心於是而道立教興焉我中國至衰周之季九流並起楊朱墨翟之徒播煽異端簧鼓世俗孟子蹙之宣孔子之道以距之逮於儒分爲七墨分爲三申韓黃老之徒又從而隨波揚沸靡所底止漢時佛教始入中國世遂以儒釋道三教並稱不知儒固生人同具

之道本無所謂教也西國之教亦非一端有猶太教有挑筯教有摩西教有希臘教有景教有回教有天主教有耶穌教有祆教有柳艮教近則惟天主耶穌爲最盛而邇來二十年中英法之中又有所謂卜斯迭尼教者則迥與天主耶穌教不同且不啻隱樹之敵其爲教也不拜上帝不事百神但盡乎生人分內所當爲實事求是以期心之所安而已彼謂死後報應天堂地獄之說徒足以惑人聽聞而實非道之至者也道之至者在乎躬行實踐徒言死後之事虛無縹緲果誰見而誰述之者世人或善或惡存之於心而見之於事不可掩也夫使其人孝於親忠於君友於兄弟篤於友朋外無所怍內無所愧則死後之榮樂即可以此卜之否則即求上帝恐上帝必不私之也嗚呼斯其立說合乎我中國聖賢所云

矣聞奉此教者在英法不過百餘人皆世家子也其人類皆讀書明理嚴一介不取之義知中國之教與西國大異且時因教事以致齟齬慨然曰教本所以教善也人各有心不能相强而必欲盡驅之使進於天主耶穌教之中亦未免非恕道矣設使一旦因教事而搆嫌啟釁俾血肉齊原野黔黎罹塗炭耶穌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近日之傳道者曰宜教於中土非威劫勢要智驅術馭則其道終不能大行故阻之愈力而行之愈暢嗚呼傳道而必假兵力以從事其果能服人矣乎卜斯迭尼教人所言如是此其爲學真反躬以克己者也其古聖賢之徒歟

呂宋島設立領事議

呂宋在南洋距閩之廈門灣臺尤近相隔僅一衣帶水耳與

中土通商最久閩粵人趨之如騖在明代已至數萬餘人今計我之華人行賈於其地者閩凡四萬六百人粵凡一千二百人其間擁厚貲殖貨物望者甚少然其人雖居海外而仰戴聲靈冀望德澤時時求庇覆於中朝今閩鄭玉軒星使奉命爲駐劄美日秘三國大臣不禁額手相慶郵書以設立領事請竊謂領事之任綦重而亦綦難得其人則足以收拾人心以爲我用樹我藩衛張我國威不得其人則人心一失轉驅之以資他國而反貽海外笑或謂今如英之於新嘉坡檳榔嶼澳大利亷六甲荷蘭之噶羅巴蘇門答臘以至遠如美之嘉蘿符尼亞西班牙之古巴秘魯之屬地凡有華人皆聽其所治苟犯國例由其定罪禁獄蓋視之同於其民雖設領事亦不得主其權然則領事不幾同於贅旒也哉顧我則以爲

轉移民心使歸而向我則斷不可少焉我昔嘗至英道經東南洋見我寬衣博帶則必羣相謂曰此從唐山來者咸來問訊有歆羨意我告之曰朝廷不日將遣使來此苟他時能請之於朝特設領事藉以撫輯汝商旅保衞汝身家則又感動泣下嗚呼其人雖居處海外二百餘年購田園長子孫而仍守本朝之正朔服中國之衣冠足以見我朝威靈之遠如此自此至錫蘭蘇彝士爲華人素所不至之區其土人輕藐華人實甚於以知華人之所至即我皇朝德澤之所滂沛也使領事於此宣揚聖德鋪張王靈能爲之保佑而維持之安有不感且服而爲我所用也哉呂宋島華民不下五萬人其設領事也宜矣或曰其地水土惡劣風浪湍急地癘風瞀歲恒有之寄旅之民類多窮乏强悍因是雖設領事憚於前往此

則人情之私也惟閩多而學少官斯土者宜習閩之方言庶下情得以上達脫略儀文習耐勞苦常俾之優足供養贍此外則一無所私焉但知保民而不纖毫擾民吾民之訟獄雖不得主而知有冤抑者則必爲之請廉潔以持躬公直以行事忠信篤敬以待士人安見事之不易辦哉苟各處領事盡能如是何難入萬國公法之中卽不然亦可執萬國公法以與之周旋也

洋涇濱海市說

道光壬寅中外和議成泰西各國咸來貿易五口通商以上海一隅爲尤盛計大小數十國要皆僂指可數其設立領事衙署與華官文移往還者如英吉利法蘭西米利堅三國其最著者也雖設有領事而徒擁虛名但查核商務者有若補

葡牙荷蘭西班牙以大利瑙威瑞顛大黄旗（即嗹國 俞顛麥 水）日耳曼之盧卑各阜堡墺地里昔魯士諸國是也其幷不設立領事遇有船稅事務兼爲英轄者如印度包社葛羅巴諸處是也初至時皆賃民屋棲止按和約所載北關外地皆得任與民間租賃當時中畫疆界起訖四至恐有官價可稽戊申以前洋行寥落無幾己酉而後日漸增構然民間舊屋猶櫛比而居所構僅在浦濱癸丑八月會匪滋事滬城失守城外民屋陡增土木之工無虛日英法美援和約條例謂西商地界中華民不得再建房屋與蘇撫吉爾杭阿籌商必盡燬除撫軍因慮附城民居或有匪類與賊接濟也亦利其燬於是自北至東民屋數千萬間無論新舊撤棄靡遺違令者西商以長繩曳之稍近賊巢者火之乃與英法米三國槼築長圍以

困賊城賴以破而城外之地尺寸土非民有矣西商之射利者多畫地營建略彷華制以賃於民昂其租息今新街及馬路側連甍接棟者皆是也西人之謀亦狡矣所設洋行亦數倍昔時顧邇來呢布等貨消售頗滯價減稅重其利漸微茶絲大黃購往外洋者亦漸不逮往年盛卽衰之機乎每月貨船進滬者英爲最多米利堅次之法國又次之他國僅二三艘而已所有開設洋行英國亦居其大半英人於諸國中最桀黠工心計貿遷有無靡處不至自壬寅設埠後頗自居功有德色諸國實陽和而陰忌之法國因伐國之役締好已密舊隙漸忘惟米利堅人日思以英爲事上下議院讎無虛歲然未敢驟發也而英自印度攜貳絡餉縻費粤東搆釁未有已時乃復勤遠略毋亦外强而中槁耶新職章程中又增設

牛庄登州海南臺灣汕頭五口內地通商則自鎮江遡流至漢口爲止西商足跡幾半中原之利祇止此數彼之貨物利於吾民者不過呢布羽毛嗶嘰鉛鐵銅錫而已鐘表遠鏡巧捷之器非盡人能購者也而況中國之民自有木棉絲枲足以供用中國商賈皆已捆載洋貨遠販北地又加售貨者非一國爭利者非一處英人雖設多埠決不能邀厚利也明矣聞諸英國公使將去廣州汕頭二埠而於浦口九江兩處設埠通商特令總司稅李泰國請於桂中堂執不可以爲浦口係江南之門戶浦口一去則蘇皖兩省無險可守九江爲上游之要隘去之則雄視之勢其所據若必欲通商毋甯肯城借一然此亦徒有其說耳武漢非四達之區用兵之地乎其繫於北數省之關鍵者尤重也而一旦倘割以俾之況其他

乎彼必欲躪我自不能不許從此中原疆土夷夏雜糅侏𠌯遍市形勝之地已與我共瘨腹心之大患也夫豈第區區上海一隅而已哉逸史氏王韜曰嗚呼有明之季以澳門一島畀葡萄牙失策甚矣初在歐洲惟荷蘭習於舟楫不憚行遠於洪洋巨浸中貨物轉輸市舶往來實自荷蘭創始葡萄牙於明時爲歐洲一雄國亦效其術國王遣舟四出諳歷阿非利加東西兩境環行印度麻喇甲徧閱東南洋諸島國所至輒留葡人嘗立埔頭隆慶時抵粵東之澳門請地建屋歲納租餉疆臣爲之代請許之葡人遂立埔頭於香山縣之濠鏡是爲泰西諸邦通市中國之始後西班牙荷蘭接踵東來法英繼之而禍害蔓延遂不可制夫海口雄峙之島所以爲中國屏蔽亦天所以嚴華夷之辨也豈可以尺寸與之吾不解

明之疆臣何以必爲之請而在廷諸臣何以竟許之也足見明之政務寬弛紀綱不振文恬武嬉而絕無一深謀遠慮者其後利瑪竇入中國播煽邪教蠱賊民心一時無識者流俱從之游尊之曰西儒流毒以至今日靡有底止卽猝作俑者之首猶不足以謝天下也噫

學逆崖略

逸民以醜被放竆竄遐裔困踣岑寂罕聞理亂昔在中土目覩禍患旁皦賊情默揣時事思以草澤布衣區區忠憤上報國家亦欲磨盾草檄上馬殺賊請纓自效擊楫中流橫被口語竟以罪廢杜牧之罪言未干當世唐衢之痛哭何補蒼生抑至此矣尚奚望哉然賊禍亂之所始流竄之所經則可得而言焉因爲之志其崖略曰

粵寇之擾於今十有五年矣其始起也非有堅甲利兵爲之用也非有英豪傑士爲之謀也非有强將悍卒爲之先也非有贏糧重貨爲之繼也徒以亡命者喜逞積憾逃罪者冀緩須臾乘機互煽搴旗競應攻城裂土僭號稱尊慘黷徧中原沸騰半天下於是我以堅船利器重帥大臣雄師猛士厚糈上賞與之我力已竭彼勢未衰既樸旋熾已蹶再振形渙地分至今未能卒滅蓋斯民刼運之未終抑或天心尚有所待也寇始起於南甯柳州二府刼奪成羣數百人輒統以一頭目邨落間亂民迅赴嚮臻多以官貪虐民爲辭時道光己酉三四月間也西粵撫臣鄭祖琛以失察地方劾永福知縣張鵬萬當時寇在西省勢已披猖此己酉七月始見於奏牘賊中所云金田起義者卽是時也己酉十月賊竄永福上思分

股潛入粵東之靈山楚境之新甯庚戌有別隊擾翁源者爲葉名琛所殲無噍類　文宗皇帝御宇之元載辛亥夏竄及黔之古州思恩八月寇目洪秀全糾衆陷踞永安其擾靈山者被剿於官軍熸焉壬子波山艇匪附賊踞梧自己酉至此首尾幾閱三載流踞粵西毒痡全境十一府皆被其害無一片完土矣壬子二月離永安北竄其時已成一軍俄而圍桂林四月解圍向楚境迭陷數邑前鋒頗銳直抵長沙守土文武扼禦盡力得不陷十一月走岳州時楚地久不見兵革兵惰官偷望風靡潰長驅湖北順泝大江克漢陽陷武昌而勢遂不可制矣癸丑春九江安慶前後失守貲貨山積多以資賊卒至金陵不守江南鼎沸揚鎮相繼陷沒瓜步皆爲賊窟天塹之險徒虛語耳海宇腥穢神州陸沉列城無藩籬之固

遯離之困上官少屏翰之寄其時賊勢幾欲席卷東下而得以竟止者雖由向榮襲其後蓋亦天也賊既得六朝建都之地以爲金陵自昔王氣所鍾明祖始事於此卒成帝業妄意控喉扼要可以傳檄定天下矣所以他城或守或棄或不旋踵而去獨金陵一隅受困萬分之危負嵎十年之久而卒不出一步也寇目既據金陵復分道渡江力爭上游一擾皖廬鳳穎亳慘壓塗炭復進攻汴境陷歸德圍開封一復奪安慶擾南昌而北方始患賊矣叢賊蹤飄忽無定遇剿則他竄伎隙則旁入由懷慶北行爲官軍所躡折而入於晉之垣曲遂趨平陽洪洞勝保自後躡之遂逕抵燕之臨洺變蘗猝與官軍遇戰俱傷蠢赴正定侵及畿輔京師戒嚴 朝廷乃飭王大臣督勵將士力嚴守禦而賊又連竄楊柳青獨流天津於

斯時也岌乎殆哉巡城御史汞保以為京師地無險阻防捍斯難民少蓄藏餉糈莫給氛患日逼賊人遊騎所及距京二百里許奸宄偵諜偏於輦轂然而勝帥僧王奮其謨畫駐防之銳卒勁兵張其勇果近畿之健民丁壯激其義憤戰必捷攻必克悍賊旣摧徒黨翟弃或西樸慈野或竄據阜城其應援之賊又復旁竄齊魯閒臨淸金鄉高唐俱圍而克之鴟張狼顧流毒尚騰此甲寅年閒也寇目雖深踞金陵而尙有餘力命將遣師圖侵北方不知一舉已蹶再奮爲難賊之懾北強弩之末勢無足畏所以始則蟻聚蜂屯終則土崩瓦解謀創於勝帥功成於僧王卒能殲厥渠魁傾其巢穴林鳳祥授首於連鎭李開芳生擒於馮官屯斬馘京畿獻俘　寢廟蕆齊二境終底敉平其有別派揭竿起應者匱門之天地會也

起癸丑二月滅於冬上海之小刀會劉麗川也起癸丑八月滅於乙卯正月粵東之紅匪也甲寅七月起佛山擾踞各郡縣圍撲省垣其爲黨魁者東莞則何亞祿也惠州則集火沽也清遠則陳金剛也蔓延邑鄉賴持歲月粵民之好義者貧以力富以貲用集厥事以戡斯亂葉名琛以禦賊功膺賞餘匪竄於潯梧惟陳金剛未得即滅至今爲患西粵爲賊舊巢甲寅正月桂林六塘紅帶寇黨羣起橫行城野征勦連年時擾南楚王葆生蘋過之功居多此皆欲牽賊節制而未得與賊幷者也竊計粵寇擾攘數年之間所據之地如吳之江鎮皖之徽安池甯太六楚之漢岳德黃豫之九饒此外踞非要地者尚難悉數其順流下駛則曾陷丹陽撲常州其沂江上攻則曾復陷廬州旋得武昌其循豫而出則曾踞越之金衢

覩其所至令智者處此似足以聯聲合勢明法立綱策勵兵衆約束行伍舉賢以自輔愛民以自固或可有爲矣乃烏合無大志鼠竊寡遠謀恫怨偏神人荼毒逮婦孺小則爲梟爲獍大則爲鯨爲鯢橫突亂踶肆吞狂噬所經之處屋焚木刊慘境同鬼域積尸若祟邱而欲以荒謬之談妖妄之說愚惑黔首蓋亦難矣又復黨羽之間自興猜貳漸次梟夷蓋同起事者有六僞王焉僞天王洪秀全爲之長楊秀淸則僞東王也蕭朝貴則僞西王也馮雲山則僞南王也韋昌輝則僞北王也石達開則僞翼王也蕭馮皆戰死楊最跋扈善用兵因謀殺洪未果而反爲洪所殺韋助洪殺楊而石舉兵致討洪遂殺韋以自解自是石與洪離西竄至蜀其他如秦日綱羅大綱猛悍善樸百戰不撓後先斃命終受天誅賊坐是所以

日蹙也其時率兵抗賊者向榮專扼江南而鄧紹良犄其左托明阿角其右官文進剿全楚而羅澤南胡林翼興其北駱秉璋攻其南皖則有福濟袁甲三豫則有塔齊布曾國藩並能懷憤矢忠運謀斷武震揚天威振作士氣橫攻力拒左撝右旋奮其一時之才集厥羣夫之力或蹶或張或進或退或取或失或剿或撫然皆邀天之幸五六年間終能奏績克底成功或殄殲掃除或偏師蕩滅或克蕪廬或取九饒或復瓜鎮或收武漢或奠三湘或安輯徽歙或肅清德撫既殲羣醜乃集元凶咸謂殺之足以快心取之易於反手豈意勢困獸猶虞其鬥剸瘠牛莫之敢尸遲迴審顧必欲坐承其敝向帥既沒張公繼之長圍深阻厚集固繞內匱日形外援告絕梟單領手以爲賊難飛越此矣庚申春間賊計窮勢蹙旦夕危

亡抗順者僅見食盈旬反正者已降書數至然而將帥不和形勢中渙甯失則浙撤其障鄧毀則張孤其援衆卒合鬪以爭糈上天非時而飛雪賊得以乘間而出雨炬猝投一夫夜呼連營狂奔千軍盡靡曾無互戰並不相持塡坎陷坑枕尸積骨功隳志存烈士殉國鼓臥旗折將軍死綏嗟蹈海以求生憤閉關而延盜丹常屏蔽不聞一矢之禦汎舟檇李走鹿蘇臺電捲飈馳誰其阻遏摧名都如朽索驅兆衆若羣羊曾不浹辰吳越之地盡爲賊有江北諸郡再陷嗚呼雖曰人事豈非天哉雖其間臨安幸復苕水猶通猶嘘殘燄於已微支一木於將踣亦何關於大局乎向使三軍激賞而歡呼大帥同意見而戮力陷浙之雄聚殲於外通欵之黨潛誅於內安見天下事無所措其手也寇既得志更圖四出踞蘇首領

僞忠王李秀成也僞官布於列邑羣賊擾乎諸鄉吳越義民始猶終雕或忍垢崩角或附殘添翼賊於是暴征苛斂權及細微而列貨雲屯流民雨集嘈亦異矣辛酉一戰中進擊會稽遂并甯郡旣踞杭垣有乃全越湖山點綴蕩作飛灰士女便娟慘成枯骨哀𠎝餓隸委路仆衢刺目傷心所不忍言夢夢九閽茫茫四宇誰得而叩之此太元之所謂亂不極則治不形者也今　上登極庶事一新頒求賢納諫之文下哀痛責躬之詔曾帥旣蹴皖豫之賊乃得兼顧江南安慶巖邑也爲寇十年拔之一旦據乎上流便於下泝僞英王陳玉成桀寇也終爲我檎潤鑊伏鑕梟黨豔妻連頭受戮於是虎臣毅卒循江以來飛𦍒颿輪因風而猶賊亦天奪之魄鬼褫其謀閩嶽西雄躍師滬瀆夫以逃郡跨州之地亡不逾時迅同雷

掃滬邑一九泥之封耳而賊結隊千羣連營百萬集攻者非一次力爭者非一時瞰其富盛必欲得而後饜宜若難以支矣而西人以數千之衆一戰而驅之使賊爽氣挫鋒勢屻財竭由是觀之用兵之道先在謀定力裕器精卒銳豈繫多寡哉爰是重臣知其能悍賊懾其威中外相聯指臂交助突厥有助順之師回紇有効命之請皆願解辮受職荷戈前驅特簡一軍俾西人統領演習訓練號爲常勝軍復邑攻城所向攸利海關司稅李公又從而馳詣英京募兵售船不日可至我抗其前彼轟其後輪船激水而風飛砲火蔽江而雷駭滅此朝食抑又何難而有識者猶以爲主客異形攻守異勢助我者能驟往而不能久駐我募者能暫招而不能後繼操縱之權在彼而不在我也況臨陳竝驅則必有所恃一失其恃

則餒久與之偕功多則驕驕則難制即曰賊平譬猶割瘍而補以他肉因病拘攣而截其手足何則所拔者驟而毒未去也能威其外而未能治其源也此但知目前之因利乘便而未遑計後日之害也嗚呼在今日而言此鮮不爲迂闊哉至於借師之效則已可覩矣狼福則全吳之關鍵也吳江則江浙之襟帶也崑山則金閶之咽喉也嘉靑太郡所以運饟繼兵者也我皆得之賊何能爲至於上游進攻之利則莫如克蕪湖扼長江之門戶斷金陵之左臂其圍金陵則莫如據雨花臺乘陸路之高阜收九洑洲截水道之要衝又得鎭江直趨其背瓜儀還搗其腹則賊在金陵譬諸魚游釜中烹而食之必矣識者曰此乃禦賊之得宜至於賊之必滅要在拔根顧本外振其兵力內收其民心而後可相忘於無事否則亦

暫滅而已蓋嘗總覽大勢賊雖疲敝而天下亦已病矣賊起兩粤而楚而豫而皖而吳而越而汴而晉而齊而燕而蜀殺氛偏布不可謂不遠朝廷命將推轂如賽尙阿李星沅徐廣縉陸建瀛向榮和春皆期以滅賊厚委重任不可謂不難聚集天下之兵則皆楚蜀勁旅滿漢銳師不可謂不衆賊踞楚皖吳越之地或三四載或幾至十載不可謂不久然十餘年間禦賊者如積防之川障東則注西燎原之火撲此則災彼夫拔深根者難爲功顧大本者難爲治統數十萬方張之師覆十餘年已敝之寇此易爲力者也我聞嘗深求其故妄謂天下之壞不壞於賊而壞於吏不壞於墨吏而壞於庸吏軍事之壞不壞於無餉而壞於無兵不壞於無兵而壞於無將朝廷之壞不壞於無法而壞於無人不壞於無直言而壞於

拘成格何則賊始本可滅發成之者吏也墨吏殃民民或亂或不亂庸吏諱亂以釀亂而亂斯大竭蹶鬻餉而餉未嘗撫倉卒募兵而兵不可用將能則天下皆可練之兵將不能則將且爲兵所用安能用兵法者列祖列宗所遺至爲盡善而行法日弊則在其人天下事言易而行難則直言未必無人乃動以成格拘之往往沮於部議或寢不用此何異箝人之口於朝如是則能言者不敢行并能行者亦不敢言此三者天下致病之所由也朝野內外已成積習所爲多苟且不終日之計粉飾其長技也因循其通弊也蒙蔽其權宜之大用也至此而不知變通殆矣以之治兵則不能立威以之治民則不能取信以之柔遠則遠人輕我以之理財則財匱以之禦賊則賊滋蔓剿則不能滌其源撫則不能善其後我請得

而安言之今之兵律弛矣寬則玩戲則變勝則驕敗則惰弱者怯強者黠疲者逃悍者廝忘上而凌伍不服徵調欲速反遲不知捍衛在前忽後將無同死之兵兵無可畏之將賞不足以醫其欲惠不足以結其心故我謂必以立威爲先今如一旦委以數萬之衆而不爲之易其號令新其耳目雖穰苴孫武不能行其法吳起王翦不能收其效也今天下叛者衆起矣苗民逆命回夷蠢動捻之騷擾亦將十年叛服不常國家寬厚待民二百餘年今之弄兵者非異民也卽前日之民子若孫也奚爲昔順而今逆民蓋久有以疑我矣積疑則生亂朝廷加恩之詔蠲賦之條官吏率奉行不力或已免仍徵或既納始告民遂疑我以虛文欲辦賊則不得不取諸於民因是加稅增賦勸捐抽釐摟無遺利民遂疑我以重斂夫民

固甚愚但怨上之朘我而不知賊之能戕我但知避賊以自全而不知出貲拒賊衞國卽以保家然而輾移激勸之間其權在上故我謂必以取信爲先而於滇黔邊徼之民尤急今一旦委之於數十郡之民而不與之翻然更始相見以天實心實政開誠布公雖彭循買琮不能布其化韓延壽呂元膺不能著其恩馬援銅柱諸葛天威不能格頑消戾而服其心也今遠人之勢張且盛矣其與我交久且稔矣居我內地匪我皇都蓋早有以窺我之微矣而當事者方且以驕侗爲精神文法爲禮義虛縟爲羈縻繁縟爲桉納粧飾爲權術誇大爲張國體而不知其從旁竊笑也夫遠人非甚愚而固甚智也今我形勢能如彼之彊乎兵氣能如彼之奮乎器械能如彼之精乎民心能如彼之固乎財用能如彼之裕乎大小臣

工能如彼之奉命無公平固不必華元之告楚子胥之料越也我在今日惟有盡一以示之信寬大以示之禮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權無詐無虞以布我之誠與之行事必簡必速與之相接不卑不亢飾其長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學以通其情而猶懼其或乖也嗟乎遠情非甚難恐也貴者不知而賤者知之貴者不言而賤者言之無怪乎謂其所告者妄也所謀者非也此辛有所以見祭而興嗟江統所以料遠而著論也今天下民窮財盡矣軍無半歲之贏民無一月之蓄已復者流離未歸田里不治被陷者父子交失兄弟相悲夫財出於民民窮如此誠捐之無可捐助之無能助而理財者方且汲汲乎此苟可以有利者無不兼收並權然知取而不知用知嗇而不知儉知開源而不知節流知興利而不知除弊國家

初定天下進征三逆徵兵調餉其難百倍於今其時滇黔兩粵全楚皆爲三逆所踞稅賦不入於官而財未嘗無餉未嘗不足賞無如此之濫也出無如此之費也而所入亦無如此之多也則在乎善用也古之爲將者多與士卒絶甘分苦居營苟簡而不求備一切皆以身爲之先今則不然飲饌服御所以供奉大員者一切務靡其下效之所耗實多多置旗幟舟艦不惜重貲偶不合用皆致蠹壞凡不急無益者不能遠罷是皆奢之爲害也昔陶侃名將也其以綜理微密稱者則在竹頭木屑誠以節財之流積微至鉅今以軍營爲市談兵之士言利之徒無益實用徒以伴食於戎幕肥槖於糧臺其他閒秩冗員虛額贏卒浮費冒支所以消財者非一途也易曰不節則嗟此之謂也夫利者弊之所在也今一捐局之設

數百人倚爲利窟奸胥中飽虛數冒開上受虛名而蒙實怨
承辦軍需率以濫物受重值至糧臺之使冒更不可問誠如
是雖蕭何杜預不能轉輸而備其需劉晏蘇綽不能損益而
裕其用也若夫滅賊之要先在練兵擇將賊非能兵在乎我
戰之不力禦之乖方戰禦之道無他在乎因地審機臨時决
謀運用之妙繫於一心惟是欲平賊必先治民以今日之賊
即昔日之民也倘治民不善則今日之民即可爲後日之賊
是賊雖滅猶未滅也我所以曰不能滌其源也賊窮而受撫
今或可用之以賊攻賊使賊盡平將何所用坑之則傷天地
仁愛之心放之則恐其不能安閭里耕鑿之舊明季之誤謀
於撫可爲前事之鑒闖獻餘黨至康熙年間始得盡滅撫而
變者非一至於連年招募之勇勢亦不能一旦驟撤不撤則

國家財力不堪撤之則彼何所爲生我所以曰不能善其後也是深望於有位者起而爲之焉嗚呼此漆室之嘆過者聞而疑焉杞人之憂至遠而無窮期矣無已賊之滅否憑諸天心我之剿伐盡乎人事上下一心勵精求治法禹湯之罪己思稷契之致君破拘墟以敷論則事無不可行衷懇惻以發詞則人無有弗感弛忌諱之禁寬指斥之誅廣招徠之路徵奇才異能之士開直言極諫之科務使纖闕失而絕頌諛先空言而收實效威以克愛猛以濟寬信以攻心誠以勝詐儉以革奢靜以制動如是而賊不平者未之有也是固草莽孤忠海國羈臣所旦夕期望者也蓋古之人雖伏處菰蘆屏跡僻遠而忠君愛國之念未嘗一刻忘也苟可以爲國者知無不言即言不見用或言而獲戾終不能自已則我今日之所

言此心囿耿耿如是也庶幾悲而諒之幸無罪焉爾

香港略論

甫里逸民東遊粵海荏苒三年旅居多暇斷涉書史以香港僻在一隅紀述者罕於是蒭諏故老延訪遺聞成香港略論一篇聊以備荒隅掌故云爾

香港本南徼瀕海一荒島也道光癸卯五年和議成以島畀英而英始得以港爲屬地隸入版圖香港四周約百餘里地形三角羣峰攢聳英人既定居闢草萊墾蕪穢平犖确就山之麓結居構宇卽其彎環曲折之形名之曰上環中環下環其境距廣屬之新安九龍以南約十里地雖蕞爾稱名頗繁曰紅香爐峰曰裙帶路其西北曰仰船曰赤柱其東曰登籠曰灣仔而香港其大名也山上多澗溪名泉噴溢活活[illegible][illegible]

耳味甘冽異常香港之名或以此歟山中產花崗青石最能所植多瓜菜而蔗尤盛下環有田略種禾苗山坡之上樹木鮮少以供民樵爨常被斬伐故也居民多蛋戶漁人誅茅構廬栽種圃地隨時捕魚爲業魚汛既過隨而他徙英人未至之先爲盜寇山中有鐵鑛二百餘列木爲柵若城堡英人至烈而焚之其土著不盈二千博胡林一帶有屋二十餘家依林傍澗結構頗雅相傳自明季避亂至此蓋自桂藩之竄耿逆之變遺民無所歸遠避鋒鏑偷息此間不啻逃於人境之外此爲跡之最古者矣至於他所紀載無聞焉英人既割此島倚爲外府創建衙署設立兵防其官文有總督武有總兵皆有副貳有臬司有巡理廳有輔政司有政務司此外有佐理堂有創例堂皆所以輔贊總督者也有量地官度地建屋

修葺道路有庫務司總理港中稅餉有船政廳稽司大小船艦出入臬憲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審之人十有二員以習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間所舉公正之紳士亦得與焉專在持法嚴明定案鞫獄期無妄濫有錢債衙專理商民逋欠事有虧國餉者亦即在是衙比追而民間所有罰欵亦由是衙以歸庫務有巡捕廳專管巡丁港中晝夜有丁役分班邏察往來如織有司獄專管獄囚一歲中犯案千百狴犴每至充斥頗訊鞫之時不先鞭扑定案後以罪之輕重爲笞之多寡禁之久暫有在獄終身不釋者故刑法鮮死罪惟海盜在立決例法所不宥此外又有官醫及驗尸官遇民間自戕謀死命案剖腹審視以釋疑竇其設官之緐密如此下環兩旁多兵房山半以石室儲火藥甚鞏固最高山頂建立一

旗專設員兵俾司瞭望兵房外環列巨砲逢期演習分別功賞餉糈餉頗厚足以自給軍中皆許携婦人其所謂遣之兵大抵本港之外雜以印度黑人皆以壯健材武者應其選自山麓至巔每相距數十武輒立木柱繫以鐵線聯綴比屬相亘不斷是曰電氣通標用遞營信頃刻可達其兵防之周詳如此港中之屋層次櫛比隨山高下參差如雁戶華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蝸舍密若蜂房計一椽之價月必費十餘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共爨尋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婦老稚眠食盥浴咸聚處其中有若蠶之在簇蠖之蟄穴非復人類所居蓋寸地寸金其貴莫名地球中當首推及之矣泉脈發自山巔流至博胡林黃泥涌數處皆以鐵筩閭地中引之貫注延接流入各家華民則每街之旁建

聚水石池以機激之沛然立至汲用不窮於上環建煤氣局夜間街市燈火咸以煤氣灶燃光耀如晝仰望山巔燦列若繁星尤爲可觀港中無田賦但計地納稅量屋徵銀分四季首月貢之於官號曰國餉此外水火恐有輸納大抵民屋一間歲必輸以十金稅亦準是行舖倍之他如榷酤徵烟其餉尤重妓館悉詣官領牌按月輸銀下至艇子輿夫負販傭豎無不歲給以牌月徵其課所謂取之務盡錙銖算之幾無遺纖悉其賦稅之繁旺如此傳教者則有監牧總司教事而有官教民教之分官設者由官給廩祿支於公庫民設者或出自商民或出自公會雖名稱不同而其宣傳福音則一也所建禮拜堂四五所有保羅英華二書院又有所謂大書館者皆教子弟肄業英文歲不下二三百人此外更立義塾數處

專讀華文延師課童之費皆國庫頒給英華書院則專印教中書籍流播遐邇另設女書塾二三所亦以英文爲主特興廢不常此外崇拜天主者則有羅馬廟頗極崇閎壯麗亦於旁室設塾招童此則迦特力教也巴社白頭於僻處設禮拜寺而以柳氏女胃日爲禮拜此則摩西古教也其教民之勸懲如此博胡林地處山腰林樹叢茂泉木淙潺英人構別墅其間爲道暑消夏之所此外有環馬場周約二十餘里日暮飈車怒馬馳騁往來以爲樂每歲賽馬其間多在孟春和煦之時士女便娟其集如雲遠近趨觀爭相贊羨總督又創葺園囿一所廣袤百頃花木崇綺遊人均得入覽其遊歷之地咸備又如此港中華民之寄居者雖咸守英人約束然仍沿華俗不變不獨衣冠飲食已也如崇祠佛則有廟宇祀祖先

則有祭享正朔時日無一不準諸內地元旦亦行拜賀禮爆竹喧闐徹於宵旦令節佳辰歡呼慶賞每歲中元設有盂蘭勝會競麗爭奇萬金輕於一擲太平山左右皆曲院中人所居樓閣參差笙歌騰沸粉白黛綠充牣其中旁則酒肆迤比以杏花樓爲巨擘異饌嘉餚咄嗟可辦偶遇客來取之如寄居是邦者率以財雄每脫略禮文迂嗤道德值江浙多故衣冠之避難至粵者附海舶來必道香港遂爲孔道香港不設關市無譏察徵索之煩行賈者樂出其境於是各口通商之地亦於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鎭洵乎在人爲之哉甫里逸民曰香港一隅僻懸海外非若濠鏡之與內邑毘連也在曩者獸所窟盜所藪山赭石瘠颶號土惡人跡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無所顧惜然必俟其息兵講

好而後劃而界之則誠重之也所以然者表海裏山限制中外斷不可輕以尺寸予外夷也觀於此而深有感於有明疆事之壞矣在明中葉以濠鏡一島畀葡人大爲失策以致接踵而來者有所駐泊居積自撤屏蔽而流漸遂至於斯極當

我

宣宗成皇帝時邊防雖弛國威尚著伏莽潛驚罔敢竊發外侮既啟內離斯作搶攘廿載靡有甯處嗚呼斯固誰爲爲之也夫當日焚烟之舉原未免持之太促激忿釀變一發難收此雖非始識者所及料然亦不得不任其咎然則居今日者將奈何惟鑒前則後乎惟懾外則內甯必修己而後治民必自强而後睦鄰

任將相說

世人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所謂注意者能眞知而灼見之也旣知之則必用之旣用之則必任之嗚呼自古無委任不專而能大有爲者也將相者國家之所當專任者也相輔天子爲天下得人進賢退不肖以收羣策羣力之效古者爲相數月而舉其鄉里親故百餘人者人以爲病則曰彼皆我所知者也舉其所知卽由布衣而擢至上位天下不以爲駭曰惟其才而已亦不以爲私曰惟其公而已黜陟用舍一月而至百餘人天下不以爲專曰惟其當而已誠如是也人才皆思自奮而相臣皆得以網羅之曰如是不患植黨乎曰否帝心簡在之相臣必其能公忠體國者也浸假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復疑之束縛馳驟拘牽過抑安用是相臣爲哉今者雖曰破格用人廣闢賢路而所用者未皆得

人也所舉者亦必皆賢其間獲登薦牘者或由賈譽求知或以資緣犇競非挾策以鑽當事必不能得而所謂眞賢眞才固猶伏處乎山林未出也是賢路未必廣也今者雖曰詔求直言罔拘忌諱顧科道所言亦不過奉行故事詳一而畧百否一而可百迂遠而不切於事情瑣細而無當乎急務不能隨例變通與時消息足以極弊而起衰則求其直言無隱者難矣是言路之未必開也能羅致而激揚之者是在相臣而已今者朝廷出一言更一例動格於部議不行相臣之權在六部六部之權在軍機固守成憲而相臣拱手以聽之而已安所見設施乎此與無相同古者師出不受君命閫外制自將軍非重其威正欲其速於建功耳凡在軍之募勇籌餉調兵練衆遲速多寡悉主自一人文自道府州縣以下武自提

鎮參游以下咸歸其節制賞罰生殺惟其所秉不必別遣參贊幫辦大員以分其權俾其稍有掣肘權既重則責亦非輕凡其所統之地必不至於畫疆自域而以鞭長莫及爲辭夫是以爲將者得以責之於偏裨偏裨得以責之於兵旅無不各盡其力而致其死命斯足以威其志惠足以結其心上下交固指臂相用號令一出捷於風雷戰陣既臨可摧山岳[illegible]此時兵知有將而不知有身而後賊無難殲矣今之所謂大將者驕倨貴重與士卒素不相習節鉞所駐距賊甚遠諉曰是在居中駕馭扼要防禦也幸而所遣有功偏師獲勝則自以爲調度有方歸功於已設不幸而賊氛日逼則姑棄之而走曰將圖退保也嗚呼惟能戰然後能守戰且不能何能乎守平時厚其供張豢尊處優毫不知士卒之甘苦痛癢而其

所謂左右親兵者無非爲其敗北翼護之用在營之時賤錦繡而厭粱肉囂囂然以淩於衆至於拔尤舉功則以此輩爲先衝鋒陷堅之士其誰不解體如是安能望兵之爲國家用命哉此與無將同誠能朝有良相營有良將以圖治於內而奮威於外安見天下事之不足有爲也彼賊之縱横跋扈特一時之艱難已耳究非天下安危所繫也天下之安危在乎人才而已將相者人才之總領也嗚呼國有良將相於平賊何有哉

弢園文錄外編卷六終